

集部

青山集卷四

元 趙文 撰

記

詩人堂記

雲隱山人錢有常學道而好吟繪李杜蘇黄像置所居堂又取唐宋詩佳句書于壁而名其堂曰詩人堂或病之曰此龍太初之所以見誚於鄭功甫者也而君以之名堂不已僭乎有常曰吾名堂之意不然吾嗜詩字於

壁者詩也吾以人居其間詩人云者猶歐公六一意也於是屬余書其意以爲記嘗見五代孫晟傳晟初爲廬山簡寂宫道士好學有文尤長於詩畫唐詩人賈島像置於壁晨夕事之宫中人皆以爲妖其後晟乃能以名節自見其可傳更有在詩外者今之僭有常非昔之妖孫晟者乎詩人本非大聖大賢之稱古之田夫野老幽閨婦妾皆詩人也彼以詩人僭有常者非也有常辭詩而受人又非余之所知也詩可能也人未易能也孟子

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夫至於聖人然後僅可以充人之形而無愧詩之難能未至若此也近世士無四六時文之可爲而爲詩者益衆高者言三百篇次者言騷言選言杜出入韋柳諸家下者晚唐江西而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鮮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蕭然處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塵於城東馬隊之間者鮮矣是雖山林介然自守之士忍饑而長哦抱膝而苦調未嘗無之然終不能勝彼之多且雄也故今世詩多而人

甚少其少者必窮必禍雖有高古之詩且將流落散逸泯焉以無傳甚可痛也有常蕭然山水間無求於世研朱點易掃地焚香庶幾不失其所以為人者有能為詩以詠歌其情性謂之詩人可也如余者迂疎骯髒宜其不合於時而獨為有常輩之所厚山中去君幸近時時相從切磋以學為人次學為詩要使百年之後誦其詩論其人而無愧於此文

樂此堂記

如是逸民名其所居之堂曰樂此太初道人為之書之逸民請記於青山居士居士曰志於富者以金珠為樂志於貴者以官爵為樂吾不知逸民所謂此者何樂也逸民曰吾知樂而已而安能言之天下之樂樂莫樂乎此唯我與爾有是夫是亦此也吾斯之未能信斯亦此也聖如孔子賢如漆雕開不能言而吾安能之吾知樂此而已謂之樂道我何知道謂之樂天我何知天吾昔者從諸公驅馳於功名雖有一日從軍之樂而苦亦備

嘗之矣今而後知此之爲樂也吾入有綵侍之娱出有棣華之韡守先人之業讀聖人之書朂子壻以學會賔友以文吟吾詩可以寫性情涉吾園可以觀生意掃地焚香啜茶觀畫弄琴臨帖投壺雅歌丹經内典瀟洒送日吾以爲亦似足樂也若彼之所謂樂者吾不樂也物無非彼亦無非此意者彼樂彼之樂無以異於吾樂此之樂而吾不能以此易彼也居士恍然驚瞿然立而曰果如君言人患不知彼此之分爾苟不知彼此之分則

認天下之至憂以為樂者有之矣顏子不改其樂先儒謂其字最當玩味又教人尋顏子樂處所謂其所樂處即逸民之所謂此者歟逸民曰如是如是於是居士憑醉而歌之曰樂此樂此此此我所處彼兮彼兮我所恥兮此樂此樂此我所托彼兮彼兮我所薄兮莫高匪山莫深匪林其此伊何閟我德音閟我德音俾我也尋逸民侯氏俊叔道人平遠趙公居士趙某大德庚子四月朔記

江村記

胡端叔始居安城之北門辟地三江橋因自號江村子問於端叔曰子樂之乎曰然予曰夫江村則有足樂者矣蓋世所謂吳淞采石武昌南浦江非不清而闤闠之聲歌舞之塵率能敗人清意至於深林幽谷曖曖遠人之地或不知有江焉故江村雖非天下之奇觀而亦隱者之勝趣也雖然荒沙斷岸黄蘆苦竹風艫雨檝徼茫杳靄漁腔樵韻自相酬答而換魚沽酒時時出於叢薄

之間好事者繪之以爲圖苦吟者資之以爲詩其實荒寒寂寞人情所難堪者夫昔之江村猶未必樂況今之江村漁有租舟有算官徵長年駕萬斛單衣叫囂鷗鷺辟易頹茅卧壁風啼雨嘯漁童樵青鵝衣鬼質俯仰是間所謂樂者惡在端叔自妙年以筆力撼場屋嘗一日三矢破的使亡曹更待公孫彊即玉堂霧䆗端叔平步矣事不意遽至此而端叔遂淹於此懷奇匿秀日與漁童蠻子相爾汝行吟澤畔能無慨然於此乎端叔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人生焉往而非寓耶吾北門寓也三江橋亦寓也昔者吾祖由清江而徙此也亦寓也使吾果玉堂焉亦寓也造物者亦吾寓而吾焉所逃之夫吾之寓於江村也則已過矣潛王王也爲人灌園東陵侯也賣瓜青門王孫咿嚶於路隅將軍困辱於南山以至紇干山頭之歌水東流朕西上之歎讀之使人欷歔流涕當其盛時亦豈不負鯺憑玉走趨臣民而流離顛踣一至於此百年未滿何所不有即一士不得以功名

自見而鈞魚閒處復何所恨願聖王在上官無急徵鄉無亂氓吾以詩書訓子孫爲江村幸民則足矣然皆非吾之所得爲也吾視江村猶玉堂玉堂猶江村也余然後知端叔之達非余所及

樸齋記

樸者詩書語孟皆未之言言質而已樸與質近而異質無文而已樸又在乎文質之先樸所以爲質者吾友溧陽大夫周元粹以樸名齋故相文山公既書其扁元粹

以書來屬余記之余謂元粹人生有六尺大患誰能全此樸乎君方少時讀書爲文擢科第一行作吏持手版俯仰上官朱墨勾稽版籍多少虛實之數君之不得以全其樸也久矣人生自青陽至黃髮世故之累日深則樸日散自世變來前日之浮者未有不趨於實此亦世道反樸之機也然委曲以爲恭貶損晦匿以自同於衆人椎魯以爲無能頽闒以爲眞敝車羸馬以爲儉皆巧於避禍者也彼豈誠樸者哉憶與元粹畢飯試禮部去

今二十餘年不惟人情與世事俱改雖吾與君敢謂不銷磨變化於世故邪元粹聞吾言怫然曰如君言則士之生於今者皆不得全其樸矣乎夫世變猶陰陽寒暑而樸則太極也吾遊於世變之中而吾之樸者未嘗散遊於陰陽寒暑之不齊而太極未嘗不流行於其間豈可謂今世無樸士士固在所自處爾余聞其言益敬君既書以記君壁亦以自警焉

竹間記

子來朱溪希程伯仲約余過所謂竹間萬竹森峙如羣玉府時時有璆鏘鳴聲如古丈夫比肩立或默或語如玉京山列僊飄飄虛空之表奇哉然引目而遐矚則天光四垂平緑萬頃溪山宛轉各自靖獻使人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意然則希程之竹間豈幽深有餘而不足于曠遠者哉晉竹林七賢逃於酒以避而王子猷號爲此君最相好者此人皆清淡放曠無意當世其竹間也竹間而已希程兄弟生乎功名之世徜徉竹間正恐未能

忘情斯世也故斯亭之作立其身于幽深之所而寄其目於曠遠之觀吾豈敢以晉人之竹擬希程之竹哉因思靈均處乎衆濁之世清風高致自愛如竹而其遊目九州亦非恝然斯世者奈之何不得以如其心也於是寄之騷辭曰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余讀其語而悲之今希程之竹間也見天矣天宇方開二君雖欲爲孫竹之二子得乎乃作招隱之辭以徵二君曰樂哉兮竹間天風兮佩環悵世氛兮如織我寧玉質兮朱殷避我喧

兮在此子毋剥啄兮吾之關君何爲兮竹間浮雲去兮天青還聠子鑣兮上征俯萬玉兮溪灣灑清風兮涼六合歸來歸來兮視此竹無厚顔

溪山勝處記

往時過西溪訪融州公吟嘯處愛其境趣幽絶碧玉横陳漁舟上下有滄浪間意江外諸山翠色逼人可拾爲和璧間留題而去至今夢寐時到其處許景翔遺予書屬記溪山勝處余於是嘆天於忠孝之報遠矣吾鄉名

園何限十數年來俱塵埃瓦礫正使溪山未改亦誰敢以勝處命之惟西溪劉氏非獨園亭亡恙且為祠奉其祖衣冠嘗遊之處日讀書賦詩其下此吾鄉大家所無有也因思渡江死事諸賢各廟其地官其子孫融州之不得如諸賢天也而其子孫能守其園亭又即其園亭奉祠之讀其書學其詩天之報融州豈不大彰明較著也哉江清月寒融州公騎鶴歸來覽其溪山見其子孫題詠吾知公欣然一笑也然則茲園非溪山之為勝也

以融州忠義勝以景翔之賢勝景翔詩筆瑰麗吾所敬服益勉其所以為人子孫者則溪光山色日異月新此之謂溪山勝處

山間記

山間張幼文書來言吾居萬山間有屋如掌蹋而入僂而出榛莽荒穢不勝其敝先生為我藻飾而揭大之何如余曰子居萬山間萬山間固子之屋也而子猶以為隘乎太虚之間而天地天地之間而山山之間而屋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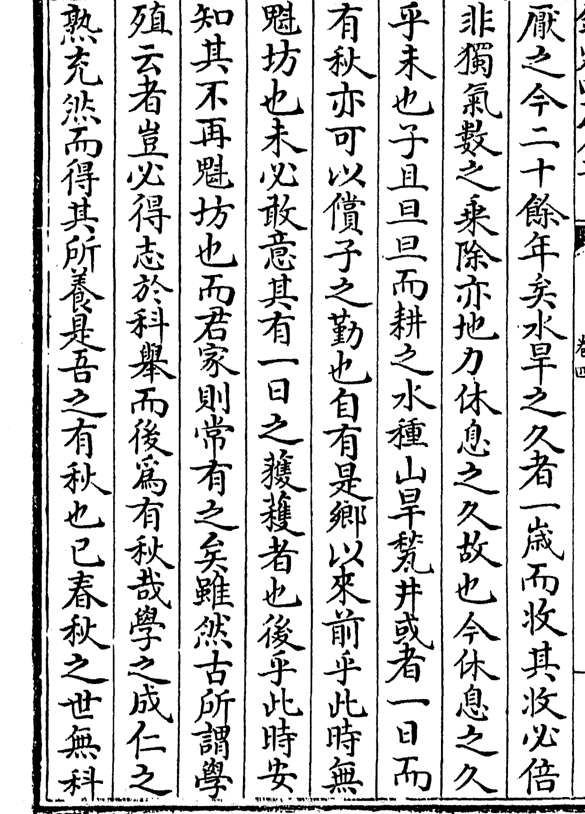
愈隘矣而屋之間有子子一身之間有甚不隘者焉蓋雖天地不足以爲容也昔者舜居深山之中木石居鹿豕遊無以異於深山野人也及其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也則非深山中之所能局也苟非深山之所能局則雖容膝之地而不見其不足如其不然雖有千仞之臺自達者觀之積蘇累塊而已矣且子生乎今之世正使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將皇皇焉不得其所安而求萬山間居之則虎夔藩盜騎屋無所逃而可令子偃然官

道之傍而不懾不避視門外之覆車者歲千百而子方傲兀吟嘯自得於天地間則以子之居之隘也而子之不隘者有力者之所不能奪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此豈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之謂哉幼丈喜曰得先生記吾居大矣

秋堂記

所寄先生之季子道威作堂於魁坊之西名之曰秋堂請記於余惟君家自宮講公以來勤勞竭蹷以耕於詩

書之田也久矣世變以來而翁昔者有秋之田豈其子弗播弗穫而水旱頻仍雖異時力穡之氓天實驅之不容不惰之域甚則投耒改業而止而逎而轉執事無所不可矣惟樸拙無他技如余者乃槁項黄馘忍饑終日斸石丘壟旱塊俯而耕仰而望而彼改業者固已呀然笑之今君獨捨而翁異時耕具以耕於二十餘年不穫之田非特改業者笑君老叱亦憐君矣雖然未可知也水於堯九年旱於湯七年九年七年之後天亦且蓋之



厥之今二十餘年矣水旱之久者一歲而收其收必倍非獨氣數之乘除亦地力休息之久故也今休息之久乎未也子且旦旦而耕之水種山旱禿井或者一日而有秋亦可以償子之勤也自有是鄉以來前乎此時無魁坊也未必敢意其有一日之穫穫者也後乎此時安知其不再魁坊也而君家則常有之矣雖然古所謂學殖云者豈必得志於科舉而後爲有秋哉學之成仁之熟充然而得其所養是吾之有秋也已春秋之世無科

目而顔子爲孔門四科第一人是亦顔子之秋也科有興廢而是科無興廢也待百畝之熟而後無饑者農夫也若夫辟穀之士彼且惡乎待哉人人有嘉穀人人可以有不饑者而人不能耕之也人人可以爲德行第一人而人不能爲之也道威堂有可養之親案有可讀之書樂哉乎道威德行内也科目外也科目之興廢未可知也道威治其爲德行第一人者以待

盤中記

自盤谷序重於世而天下李氏之堂皆盤矣李方之園曰盤中夫有中則有外吾自盤外來風於舟雪於陸蘧篨之局束行李之跋涉甚於昌黎之訪盤谷子而馬頭溪深不可厲借車載過水入箱也吾過市焉平旦爭門者肩摩轂擊售者揚買者抑操尺寸之物不征則吏且捽而縛之喧呼嘈啾之聲塞於耳倡坊酒市歌館噭譟焉通穢塗屠氣腥骨使人不樂又過官府焉大官踞坐以訶百吏持獄以貨鴈往而鶩來眙皇皇焉有慘戚愁

悴之色鹿畏虎虎畏貙貙畏羆羆兕髙呼譽者嗷嗷於庭下奚其樂則又過佛老之宫焉以為天下言山林之樂者無過於此矣而來者買福迎者徼利撞鐘吹螺步虚而哀鳴晝夜不絶至於爭職之祟早夔上之予奪抑又甚焉然後至於君之盤中市聲不聞官事不到有山林之閑而無饑渇之累溪山静深花竹娟好清池躍魚喬木停鶯時方二月想見嘉木繁隂風霜水石更有竒趣君領容是中箋詩觴酒絃琴箭壺掃地焚香啜茶看畫

君有佳子弟聰明几淨讀書臨帖樂哉乎盤中吾非見盤外之不樂亦不知君盤中之樂也君徜徉是中出是中跬步不可出是中跬步即若海矣或曰如子之說則士之隱於盤中者不復可盤外乎曰隱盤中則專其樂於已出盤外則同其樂於人未知季方意何如爾季方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竹易吟院記

立雪先生以詩文名江湖以齒德尊鄉里其子孟元克

世其業又能以竹推易四千九十六卦諸公號之曰竹易竹易既能詩喜與四方能詩者遊築室所居之偏名曰竹易吟院以待詩人之來者葢立雪翁之志而四方豪傑之助也吟院成將勒助者氏名于石而屬余記之諸生有問余者曰易者聖人遺天下以决疑之書而詩則人人所以自通其情性者也故六藝中易之去詩也最遠今劉君名吟院而竹易之何余曰詩之為物其作之也亦必心閒無事而後能未有擾擾焉得失利害之

中而能詩者也劉君吟院于此水石花竹之勝足以娱心風雲月露之觀足以卒歳焉往而非詩者君又時時取三聖人之書與賔客居觀動省知世俗之所爭所羡莫不有一定不易之數而皇皇汲汲之無益其亦可以息心于彼而適吾之情性于此矣吾觀三百篇中其出于周公之所作者皆沉着精詣爲千古詩人之祖吾夫子之詩雖間見于傳記而不見于經其賛易也文言小象往往皆自然叶于音韻豈非妙理精義融液于方寸

而流動于筆古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歟由此言之竹易之有助于吟也甚大夫詩豈特窮者之所以娛憂舒悲哉窮而推敲于一室吟院也達而賡歌于廟堂亦吟院也有道者聽天所命而安之且夫天地間陰陽之唱和亦大吟院也而其理則備于易矣既以答諸生遂言于劉君而爲之記

塵外亭記

十年前過甘泉訪復古登所謂塵外亭者意忻然留居

之復古請余記余謝未能匆匆題老劉師畫像去其後
每見復古必問記去年冬再過甘泉適復古與其徒偕
出空山無人白雲不驚欲徑造塵外不可得歲晚復古
以書來謝徵記益急余問復古曰老子同塵而子塵外
何復古曰將無同夫余也雖在鵷鶵腐鼠之外而不免
猶在桐花竹實之中我豈能不同塵哉顧所以自立者
不得不塵外不同則爭過同則流同塵外也塵外内也
如此而後於道爲無歉且人亦安能得塵外而居之吾

道家以一世爲一塵而佛氏亦以積塵成世界吾嘗於
日之過隙驗之世何往非塵也莊周以野馬塵埃爲生
物之息相吹又以爲天之蒼蒼非正色下之視蒼蒼正
猶上之視相吹者信斯言也則雖九萬里之上亦未見
其果塵外而吾安得塵外而居之雖然自其同者觀之
我且有塵外乎哉自其不同者觀之我獨且無塵外乎
哉終南天下之名山也盧藏用居之則與朝市無異四
皓隱商山商山乃近楚漢跳兵走馬之地由此言之一

念之静城市未嘗非塵外一念之擾山林正未得爲塵外余閒而異之昔人固有風流醖藉明珠白璧驚動市人而望塵遥拜胷中之塵何如也至神仙中人往往鶉衣垢容膚如敗革日行於市市人不識也吾與復古游復古温然色笑若庸衆然不知其胷中謂我何如然覩復古拳拳求余一言揭之塵外余亦可以自賀矣遂書其語爲記復古朱氏名遂初號溪堂好學而善爲詩

梅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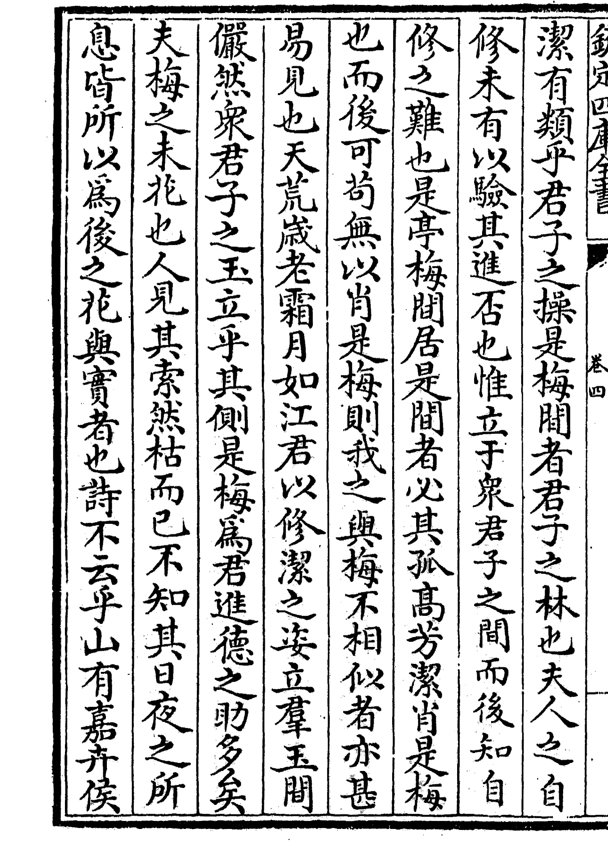
人不可不擇所處矣莊嶽之間能齊語洙泗之間有魯道出入兵間則知兵浮湛俗間則諧俗播間者賤河間者汚桑間者荒屠間者俠人不可不擇所處矣吾友劉公麟屋于梅花之下自號梅間想見歲晚花時如空江雪月浩蕩宇宙而君以清絶之姿翩翩其間竒哉梅有君子之道四焉其香也清其色也貞不屈於霜雪之中節操古不溷於桃李之場標致高是故以吟者尚其花以用者尚其實君朝夕周旋其間所以薫其德者多矣

抑君周旋是間必有以稱是梅也然後可江南吟始于范蔚宗而盛于林和靖清風雅韻置之暗香疏影間宜無愧色蔚宗大節羞梅多矣折寄隴頭正恐梅嗔君手汙吾香爾梅間豈易居哉語有之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世謂離騷不言梅夫離騷焉往而非梅哉滋蘭樹蕙畦留夷與揭車扈江離與辟芷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衆芳所在是不謂之梅間哉今公麟之居是間也所與處者必雅人必莊士所往

來必元方康成之間所談論必子房李札之間雖無梅而謂之梅閒可也使公麟所與處者或不然雖庾嶺爲家羅浮爲宮即無異鮑魚之肆矣夫人不可以不擇所處尤不可以不擇所與哉公麟天分髙年事妙歛華就實吾方有望焉吾惟甚愛公麟而後有是言也

梅間後記

劉公麟作亭於居之東偏環植以梅牓曰梅閒梅之爲花不與桃李爭春而獨立於窮冬風雪之中其孤高芳


潔有類乎君子之操是梅間者君子之林也夫人之自修未有以驗其進否也惟立于衆君子之間而後知自修之難也是亭梅間居是間者必其孤高芳潔肖是梅也而後可苟無以肖是梅則我之與梅不相似者亦甚易見也天荒歲老霜月如江君以修潔之姿立羣玉間儼然衆君子之玉立乎其側是梅爲君進德之助多矣夫梅之未花也人見其索然枯而已不知其日夜之所息皆所以爲後之花與實者也詩不云乎山有嘉卉侯

栗侯梅㕓爲殘賊莫知其由梅固美才也使其未花之先而殘賊之梅欲花得乎夫惟毋害其日夜之所息故能爲玉爲雪皎然獨立於凝陰沍寒之中以至成實而有用者皆其終歲之所養也公麟居是間以是思之則其所以待乎歲寒者有當用其力者矣公麟請余記之余曰公麟記之

寶慶堂記

以國之紀年名其私室末之前聞也吾於蕭氏之名堂

也有感矣蓋濟國之祖晉卿以醫客丞相益國周文忠公門下後從通直守瑞陽牒爲職醫有官稱時節拜表上壽襴幞從諸公後一醫士起閭巷得此亦足自慰矣職醫居市南作堂名寶慶記歲月感上恩也又五十有二年而濟國徙于市之西作堂不敢易其舊名鍾儀操土風意也吾於子重有感矣代之廢興何國蔑有抑凡今之宅宅田田長子老孫孰非涵煦百年之澤而能知之而能言之者鮮矣學士大夫高臺深池撞鍾舞女以

樂其平生其不負所事幾人地下之朝燭已非天上之
賜金無恙子孫髙馮達官胥此焉出而孰知其所自來
異時大扁穹碑類無不鑱去紀年如辟大禁而閭閻白
屋讀岐黄之書者乃不忘其祖如此哉吾於子重有感
矣濟國之醫也不翅三世矣其父舜舉嘗刲股愈其母
疾母九十六而終濟國厚施薄取如其先人亦嘗急其
父病股刲焉噫可謂難也已余觀自古醫家惟徐文伯
兄弟子孫貴盛五世其餘大倉公無子扁鵲華佗不良

死不聞有後葢倉公不爲人治病病家怨之扁鵲隨時變易其術以規利華佗晚以醫爲悔雖曹操召之尚不徙心源厚薄之感良不爽哉易曰食舊德書曰邁種德濟國今日之所食者舊德也又邁種之則寳慶堂之慶將愈遠矣濟國請書之堂壁爲記

及幼堂記

劉季恭業扁鵲入秦之術而名其堂曰及幼鄉人皆稱之曰及幼及幼之子景雲與余善余過景雲及幼翁季

恭飲我於及幼堂之上余愛是翁恂恂焉篤實人也忻然爲記之人亦孰無幼幼之心哉自往時士大夫以至田野委巷之人朝營暮度厚積多藏腴田甲第銅陵金穴龍陽之橘平泉之石亦孰不欲以遺其子孫哉誠使推此心以及人即去仁不遠矣柰何其不然也於是有瘠人以肥已者始欲爲吾子孫計而百年之後高臺忽傾曲池忽平向之瑤環瑜珥肌肉玉雪者不垢形敝衣傭丐於人者鮮矣吾嘗謂使曹操推哭倉舒之心以及

孔文舉二子即孔文舉二子可以無死使宋齊丘視讓皇百口如暮年所失一兒亦何至貽李家明紙鳶之詩之笑哉夫醫難於幼者尤難食焉而不能知其節也啼焉而不能通其意也古人云若保赤子心誠求之赤子之所欲未易求也惟心誠可以求之推是心以為醫則以醫師之任兼保母之慈自非恂恂篤實如李恭鮮有不厭且倦而孟浪試之者厭倦之心起而孟浪之術試則人之幼有不得其生者矣彼於其子若孫必不厭且

倦也若之何其不肯推是心以及人也左師觸讋有言丈夫愛幼子甚於婦人夫豈惟人將天之愛其子也亦於其幼者爲尤甚人能推幼幼之心以及人之幼天亦必推幼幼之心以及其幼理之固然無足疑者吾觀李叅子孫皆足興其家者意者其天之所及也耶故欣然爲之記

亦政堂記

政伯自少時鬬雞走狗六博蹴踘以豪舉聞江湖既老

無復江湖意客至則飲飲則歌如色衣中珠本性終在余恃有所甚愛政伯者與人言是非可否如破竹人亦知其公直皆心服無異詞吾又有甚敬政伯者政伯撫其弟諸孤同爨二十年吾每過政伯諸少玉立不知孰爲政伯子孰爲姪也人固有力厚於政伯者學士大夫能言有政伯所不及者聞政伯所爲能盡無愧否乎政伯質直未嘗有所自號諸公交政伯之久余謂今世例以雅號行雖政伯自謙而朋友愛賢後生敬老不當爾

也夫子之言曰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古稱家齊而后國治家正未易齊家茍齊矣推之於國而準爾吾故名政伯所居之堂曰亦政而爲之記以記請於余者多矣余不能作也乃自爲政伯號而記之佛言非衆生請我發心我自爲衆生作不請之友於余記亦政堂亦然後之讀吾文者知政伯有才不用爲可惜而聞政伯之風者不孝不友之習亦可以少變乎

空同記

以一身立於空虛之中所見無非空者而儒者獨諱言空諱言空以釋氏言空故吾言空與釋氏異釋氏以空爲無吾以空爲有釋氏以空爲虛吾以空爲實嘗試觀之虛空之中青天白日之皎然而雷霆風雨忽焉彌滿俄而忽焉彌滿者卒歸於無有而起視天地之間山川草木莫不津津焉有自得之色而枝葉華實各自靖獻吾然後知太空至有也至實也而太空卒不自有不自實惟其不自有所以能有惟其不自實所以至實古之

聖賢其隱而未當世用也退然若無能者及其措之事業遠可以爲萬世法至於功成而去油然無矜容葢世之所稱伊尹太公之倫使其不遇主見用人亦以爲耕釣之末而已爾而豈謂其有經世之抱負哉後之君子其未試也沛然自以爲有餘而其小有所成就也哆然不啻至足故其功名事業雖有出於人其去太空也遠矣吾友李希元當其少年葢嘗有志於當世之故而今則老矣於是焉退而題其讀書之處曰空同空同正自

有意也人才以用乃見而希元未用也余懼來世將不知空同所以爲空同者故爲之記夫太空能爲雷雨而世有七年之旱則有制之者矣而其於太空之體正自何以益損未知太空猶有所待乎吾文耶希元得吾文可以逌然而一笑也

天覺記

言覺自伊尹始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人非伊尹誰敢以天民先覺自處得民于伊

尹之時而受覺焉幸矣雖然伊尹不常有于天下而民未嘗不覺則天覺之也詩曰天之牖民使民必待伊尹而後覺則民之不遇伊尹者終不覺矣孔孟拳拳焉以其覺民之道而筆之書亦憂未覺之民不能常與吾身遇也顔子在孔門最爲高弟而夫子稱其不貳過則顔子常過矣過而不貳則一過不害其爲顔子也顔子之識異乎凡民夫子之覺聖於伊尹顔子一過而不貳焉宜也此顔子之覺也嘗竊怪夫鄭莊之念母秦穆之誓

師馮婦之爲士周處之折節彼非有大聖賢爲之先
後而其愧悔之意發之由衷不可以已是果誰爲之也
非天覺之而誰也人人有天則人人能覺其未覺者未
遇天爾人將曰吾遇天難遇則覺覺則賢賢則聖學者
平日讀孔孟之書不幸有一事之過幸而一念之動即
遇天焉而覺之是亦可以自賀矣清江聶焱貽仲告余
曰先師霽野劉先生嘗字吾齋曰天覺焱也未及請其
說也今又得事先生先生爲我記之焱將終身不忘焉

因爲言天覺之說焉唯唯重爲告曰天能覺子不能使子無貳過不貳在子夫子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子之覺也知也知而未嘗復行斯謂之不遠復斯可以無祗悔元吉焉乎謹識之哉

觀遠齋記

故相信國公草書遠觀二字筆勢神俊見者以爲飛仙化人作也亂後字既流落故人顏子俞得之易置爲觀遠榜于其齋之楣有問於子者曰遠觀觀遠何如予曰

遠觀誠者天之道也觀遠思誠者人之道也子俞之名齋主於教子故不曰遠觀而曰觀遠也子俞屬余記觀遠嘗試言之莊周曰風憐目目憐心夫風蓬蓬然而起也其起也有漸而至也有極當其刁刁調調之末亦有時而不能至矣而吾登高而望雖天際之遠一舉目而至之有不待起此至彼之漸也然目力則誠遠於風矣脫有一山之隔一雲之礙猶無見也而吾心之為心前萬古之已往後萬古之方來六合之外思之即至雖離

婁之目萬此不能及矣是故風之行遠不如目之觀遠目之觀遠又不如心之觀遠也上智觀于百世中智觀于百年又近者觀于十數年四三年而愚者不見於目前旦暮之間豈不惑哉當其目前旦暮之得志大者鄒嶧之石小者郿塢之金豈不欲以夸一時而傳後代而不知高明之士固已逌然而笑之由今追迹其行事盛衰反覆史傳十數行耳當其人得志時豈謂一日之如此哉而世之淺見之士猶謂勢利之可貪而可以久而

欲折節改業以從彼者皆可哀也顔氏之子之讀書於此也學而何所仕也仕而何所爲也能不來旁觀之笑乎雖然願諸君之觀於其遠也仰而觀之天去地八萬里之上未必無意也俯而觀之四方萬里之廣未必無人也上而觀之已往不知其何所始下而觀之方來不知其何所終也故觀于其近而已則世之人力誠若足以加乎天地而觀於其遠則不惟人事之得喪不足恃雖天地猶不足恃也而曾是目前旦暮之羨哉且獨不

見夫楣間之書此者由世俗觀之其人之所爲謂之迂可也謂之愚可也而其筆墨猶能使人寶而藏之者何豈惟斯今將百世之後陵谷易位其書既雷電取將而望其碑思其人者愈久而方新也士亦何可不爲久遠計哉顏氏諸少多才吾與子俞老矣望諸少甚遠

核齋記

余爲童子時先生授之易至剥上九碩果不食先生曰五陽剥矣而一陽獨存於上譬之風霜剥落之餘而碩

大之果獨存生意又寄於此某曰取果人也非風霜也風霜固所以熟果也果熟而人盡取之明年未嘗無果何故先生無以答則曰童子嘗試言之某曰生意寄於碩果此以果中之核言也如以核不得以風霜比之以風霜比此根喻也非核喻也風霜落葉而根無恙來歲之生意自然如故以風霜比者根喻也今夫果自有種以來樹之伐者不知其幾而留至於今者核傳也根止於一樹而已核之生意又無窮也此碩果之所以妙也

先生可之彭君仁聚讀書之所曰核齋因舉兒時與先生問答語告核齋不覺一慨君自世變來所遭豈獨風霜剝落之比雖然君姑謹藏是核俟其時而種之可也昔者吾夫子道不行於天下而藏其核於六經至秦諸儒又取孔子所藏者而藏之屋壁得不焚不朽至漢而後種之其間老佛之徒蠹其果而不能蠹其核傳至於今核無恙也君謹藏之而已非其時勿種非其地勿種

文昌閣記

文昌閣者故丞相文公所書梓潼元皇帝君之閣也梓潼神相傳以爲士之貢舉隸焉以故科舉士多奉之而其祀始被於東南予讀其化書自言其或爲神或爲人凡七十有三化他日神又降又言益二十一化爲九十四化其爲神不可知其爲人必世所謂忠臣孝子其書所云如此異甚予嘗思之通宇宙一氣耳天地間正氣之所在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其爲人也不爲忠臣必爲孝子雖越宇宙而一日合聖賢而一人可也吾

夫子不語怪神蓋欲學者道其常而不溺於其變知其所可知而不必求其所不可知而豈并與其理而無之哉神以忠孝一念上通乎天端受帝命典司下土遏惡揚善何所不總而天曹桂籍曰隸攸司杳冥荒忽似難致詰然自唐以來科舉取士號稱得人爲國名臣前後相望非神所相人豈其能徃時科舉探籌學校傳舍士大夫致身貴富卒負君父者亦多矣夫獨于科舉學校將廢之際則有傑人魁士迭生其間譬之滄海欲竭而

至寶橫陳以爲數百年崇重斯文之報雖嵚欹歷落可
爲流涕然天地得不壓不墜人類得不盡死滅尚賴有
此嗚呼此豈偶然之故哉至此而後知神之功大矣夫
神豈惟能相之而出之將是英英者未必非神之所化
而人莫之知也由七十三化賡而爲九十四化吾意九
十四化之後又不知其幾化也吾黨之士登斯閣者試
以是思之則其所以視吾身者有不容自薄者矣而豈
直區區科舉興廢之感而已哉廬陵洞真觀道士蕭紹

宣始建閣於觀之左廡閣之下爲堂曰桂籍由閣之左
爲複道登仙珍閣由仙珍登三元閣由三元而西曰春
雷閣紆餘宛轉步者如仙閣之建實景定癸亥云今年
春予來洞真紹宣拳拳請書其事于石世旣不復貢舉
而紹宣亦非有聲利之求者其忠於事神果何所爲哉
吾以此知人心果好德也故樂爲之書而并作迎神送
神之詞曰君何爲兮跨白騾儼冠帶兮仙之儒跨君騾
兮何所蜀天昏兮愁杜宇辛夷楣兮桂楫胡不歸來兮

君之閤孰思兮在楣若有人兮呵護之告雷師兮勿余
取嗟東南兮惟此一縷晨鐘兮暮鼓椒糈芬兮未極日
晻晻兮將夕蜀山迎兮如雲來不可見兮去不可聞超
埃風兮徙倚我所思兮夫君

融州使君竹所劉公祠堂記

祠堂古也祠於家矣而復祠於生平游息之地何子孫
之志也其志何傷之也以是爲無所不用其情焉爾蓋
融州使君竹所劉公之歿於桂林也子孫無所於葬即

桂林招䰟而葬其衣冠於鳳臺山未知其䰟之安否也故祠之家又祠之西溪西溪公生平游息之地也漢之原廟議禮者猶非之祠而復祠不幾於原祠乎君子哀其志焉爾古之復者於其平生游息之地門館廏庫無不致其禱是祠也有復道焉故君子哀其志焉爾初公之自融領義師赴桂林也廣西經畧使馬墍留公共爲城守計公晝夜畢力城且陷公知必不免取笏書其上云云晨起登城北面再拜已以袍笏埋之僕請行公毅

然曰我當死此汝歸告我子若孫吾家三世受國厚恩吾得死所矣竟死烈焰中悲夫天地革命吾廬陵死者三人焉丞相文山公太守竹所公寶慶通判曾公如驥曾公葬文山公得骨於餘燼歸葬劉公無所可葬視文山更慘矣然文山公子既死子姪故山泉石皆籍于官雖欲把茅以祠之得乎融州無所可葬獨平生游息處幸無恙子孫歲時伏臘猶能一龕朝夕奉祠公此文山公之所無有也死而死爾亦何計乎他日之祠與否而

數之乘除亦若有非偶然者可感也前代死事者事平得即祠其所以及其鄉校見謚忠烈節愍天命維新異代死節之臣爲頑爲賊誰能慨然揭大公至正之道以風厲天下其子孫賢者猶能幽憂隱痛恨其先世之泯滅而無傳其不令子孫至諱其事而不敢道矣由此言之融州之有祠復有祠天之所以報融州者厚矣公生平於文山公最相好文山入湘過公安城傾倒連日天下有事各自靖獻兩公握手九京無復恨也西溪在公

所居西偏江聲山色烟鐘月艇致有佳趣春朝秋夕䰟分歸來尚見子孫詩書之盛其亦足以自慰也公名子薦字貢伯其世家居官政事德業在家傳于故於此獨志其子孫立祠之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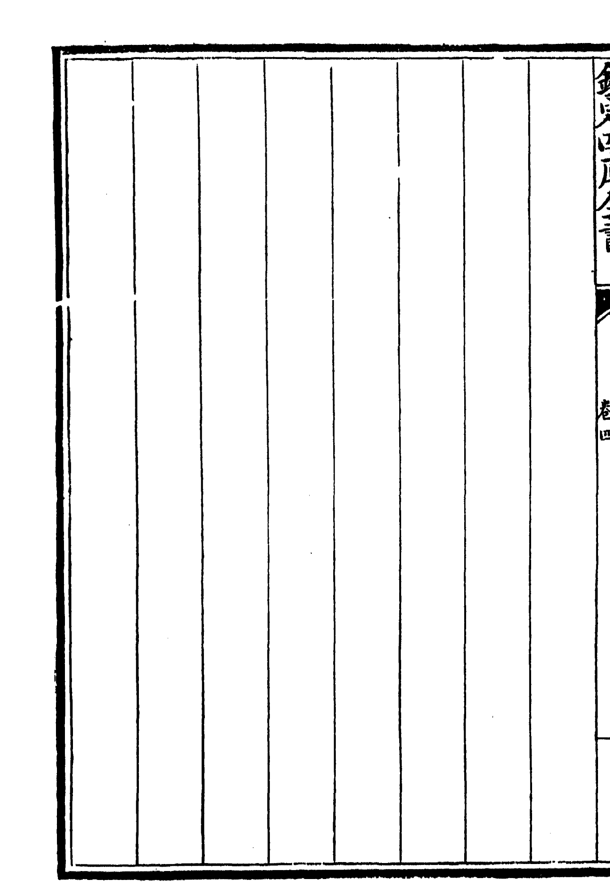
七逸畫記

集賢侍讀學士河東李公出守清江政事之暇日與方外友無心段道恠石田李允一石崖黄介然海印竺世癸三會劉師復青山趙某游時時行江路過瑞筠山觀

竹或訪百花洲髙平橋看柳賦詩而歸淸江人謂之七逸豫章黄珂爲之圖有問於某者曰六君則逸矣集賢公功名事業方將磊落軒天地亦可謂之逸乎余曰古之所謂逸民者不必皆隱逸之士也柳下惠以官則士師以采則柳下而夫子以逸民稱之以其超然世俗之外也集賢公以是邦守相而能忘其富貴之身與山林之士友此集賢公所以爲員嶠真逸也晉竹林亦七賢也而顔延年止詠五君以山王貴盛不得與於斯今集

賢公能使六人者不知其爲貴盛之人也而與之游則必集賢公有以得此於六人也汲黯曰使大將軍有揖客不愈重乎大將軍有揖客乃足爲大將軍重耳後之觀此圖者指而曰天下功名之士出李公門者豈少哉而有是六人焉乃足爲集賢重也旣以對客復書其語記七逸畫後且用桃花源記例爲詩以繫之云清江佳山水勝日得遨遊爲客安且閑意行倦即休使君豈無事行散如我儔麥熟雨及時暫釋民饑

憂父老亦欣喜使君得吏猶古來山水樂貴者不自由
旁扶輿前儐吏卒遮道周魚鳥見我藏亦有樂意不使
君得天趣拄杖却從騶六客喜相語使君真我流詩成
亦偶然或似韋蘇州全勝山襄陽醉倒習池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山集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謄録貢生臣郭　墉

青山集卷五

元　趙文　撰

碑文

袁州化成巖李衛公祠堂碑

古之豪傑之士出而有為於天下非獨學問力也葢山水有助焉伊尹傅說呂望諸葛亮其人皆起山林草野其事業文章照映宇宙意其山水之勝必有以相發者葢恢奇詭特之觀可以空俗眼平遠閒曠之趣可以洗

世慮豈不足以發胷中之竒而為經濟之用哉而或者以為山水之游觀止可以供賦詩飲酒之樂而無與於世道則已陋矣天下一家嘗思求古之豪傑隱居讀書之處一一而登覽之以振發其意氣顧方塵埃汩沒而未能比來宜春得從别駕孫侯登化成巖唐丞相李衛公讀書之所覽其山水之勝而為之慨然感發信吾言之不誣也巖在郡治北二里水石清古山川城郭一舉目而盡為袁最竒觀公自太和七年相文宗明年十月

罷相又明年貶袁州長史既至得是巖居之以為讀書之所每勝日獨遊賦詩飲酒以自適此其志處賦詩飲酒而已哉密窺訓注所為於夲壑間天下事公所以處之者熟矣明年十一月訓注敗公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賔客分司東都尋起為浙西觀察使武宗立即召公相之公相武宗六年制馭遠人削平澤潞讋服三鎮料敵制勝動中事機以至一時大典冊大號令皆出公手會昌之盛號稱中興蓋裴晉公嘗薦公才堪宰相而公

之功名殆有過於晉公者論公相業相文宗不如相武宗是雖所遭之時不同所事之君亦異要之公相業光明俊偉皆讀書化成巖以後事由此言之公之相業巖亦不為無助蓋公少為相門才子弟一出為公卿大夫即擾擾於人間之是非至於白首鯨波固可浩歎矣計公生平心事稍閑得以用力於讀書惟在化成巖時為然吾安得不謂化成巖關繫衞公之相業唐會昌之世道哉宋紹興間尚書玉山汪公應辰通守是邦始立公

祠於巖上後百四十年為大元元貞元年孫侯以別駕來首取郡學所刻公文集補其遺缺又慨祠屋之圮而一新之巖之諸亭既咸葺治又於山腰作亭曰更好繇更好延緣而上為妙高亭又於別峯之巔作亭曰風雩大江前橫春臺對峙孫侯宦遊之暇來拜公祠攀高挹清覽觀宇宙之大侯之志豈徒為耳目之娛哉不鄙謂予屬以祠記㦤少讀公傳慕公高才勁氣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何幸得以文字托公巖石以不朽故竊賛公

之相業所以發迹於此巖者以告夫士君子之來遊者不可不以世道自勉也既以告孫侯刻之巖石復為之辭以侑公祀衛公諱德裕字文饒趙人孫侯名直淳字說友越人辭曰公誰須兮倚空巖仰雲烟兮俯江潭紛眼前兮變怪亂花雨兮毵毵有青兮孱顔有玉兮潺湲於穤閲兮何怨遺此時兮我閑我閑兮奈何讀我書兮我詩以哦方中道兮得路儼振鷺兮委蛇委蛇兮倏而分擾海山峨峨兮雲杳杳嗟若公兮何憾橫宇宙之事

業兮自古誰了歸來兮歸來化成兮公臺泉與石兮可玩非平泉兮何哉人間倏忽兮千年茍事往而憤消兮心何往而非仙歌余詞兮奠酒公一笑兮超然

重修萬載縣學碑記

萬載在袁諸邑最僻遠然其俗最質直近道亦以僻遠故有以教之皆愛人易使而縣學自比年荒雜弗治饕者割據前廡職員多取便城闕山林士亦不屑居兵後戶撤器空殆同廢寺游食其間士俗莫辨至元二十四

年春按察僉事樸隱趙公行部至邑慨儒籍之不明而學政之不修也鎖試羣士選衆舉官學有書聲邑有儒服而學宮敝陋營葺繁費無所從出徒以得存空名為幸元貞元年四月教諭安城尹君槐甫至顧瞻歎曰是寧不在我先是戟門之東西廡之北地勢各闕方隅以東民地北官地也君始盡得其地之屬於公私者新修戟門七間兩廡十有八間端直軒豁以至爐亭齋廳皆始創建而講堂祠堂齋舍莫不因其舊而新之則又重

修禮殿增培學基又曰學以為諸生講讀地雖然無以
養之則士且散學故有土田自宋末為職事人潛鬻且
去其籍歲收米五十七斛止君經營再歲悉得其質劑
一月之間得逸租且過其半租鈔視前比亦增倍十有
奇則以所復米鈔新祭器與凡學之用器分司官僉事
公來周視新學且閱復田本末而嘉之於是槐甫書來
請記且曰凡是學之新與夫學田之復非我也縣官主
張力也與吾同為教諭者張君孟堅也槐甫何力之有

焉吾然後知君過人遠矣自古守令必以教化為先務教化又以學校為先務今世守令知恤此者鮮矣是邑大夫獨能於簿書期會之中急詩書禮樂之化此謂知本一宜書學學官所當修葺書生徒手舉事能者不矜賢者不忌以克有成雖意氣號召尚吾聖人綏來動和之餘澤亦不易哉二宜書役不煩民諸生之有力者相勸成其事學成而民始知三宜書某既書其事復諗於衆曰昔者天造草昧之初吾黨之士謂且無所於學矣

天涵地育嘉惠爾多士乃惟時其設官教爾乃惟時使臣按臨勉厲爾諸生有籍為儒得免征徭與民伍異專其力於詩書以待上之選舉幸也是邑又得賢大夫良師儒新爾宫復爾田為教養計凡若此者將以何望學者邑之學也其教也邑之民皆與焉非教於學之内而已也士者民之秀士有所教養而相率為君子之歸使邑有所矜式是所以教一邑已則又使隣封聞者感動興於禮樂助成一代熙洽之化士固有以一家一鄉變

天下者而況一邑之學乎此上之人所望於士而亦士分內事也如其荒嬉不事朝夕爭於尋常以差其上此非上之人所以崇重學校宗主儒道之初意也諸生咸願刻其語俾勿壞

向薌林祠記

臨江先賢祠薌林向公與焉迺大德戊戌河東李侯某以集賢侍讀學士出守又於公所居百花洲祠之是原祠也其原祠何感也按向公諱子諲字伯共鄆之須城

人丞相文簡公四世孫也雖以椒房入仕衆咸推其文
學靖康末漕淮南時張邦昌僭號嗜利亡恥者靡然從
之公聞下盧州糜其家屬未幾邦昌反正列於三公公
上疏引避不得請朝廷亦竟出邦昌長沙以死江左中
興公移帥長沙長沙再失守久之公亦厭世紛上疏引
年遂以户部侍郎致仕過清江愛其山水之勝家焉園
林為一郡甲御賜舟曰泛宅公蕭然山水間者十五年
其出處本末如此公平生大節槩可稱又起戚里能以

文墨自見又能知難早退可謂賢也已議者多以長沙失守短公獨陳去非詩平生弔溫嶠不必下張巡謂長沙之過不足以掩公不附僞楚之義也君子以為確論先是宋高宗嘗書鄉林二大字賜公公刻之石公没後傳四世屋既燬地他屬惟碑以御書得存穹然草莽間未有過而睨之者集賢公政事之暇行視郭外見而感之芟蕪夷坎作堂三間繪而祠焉夫異代之臣於集賢公何有徒以是邦賢者之故過其舊隱摩挲亡國之遺

刻為之屋而祠之祠存則碑存碑存則千歲之下猶可以慨然而三嘆故不得以學宮已有祀止也祠既成隸於學宮且求其後奉祀焉余於此事見集賢公非獨政事過人其風流蓋不可及矣諸葛忠武侯沒蜀人欲祠之後主不聽也蓋久而後得祠古人之立祠不輕也如鄉林生以后戚之故富貴終身沒而得祠於學又見祠於異代之賢諸侯何其遇也然余既記其事賀鄉林之遇又為之詞使歌以祠公詞曰公不歸兮花洲渺雲際

兮馬求我之兮江上宅不存兮又何以為舟園田變而誰主兮子孫散而某丘獨穹碑之無語兮立風雨其悠悠彼書者何人兮茅一間而亡縣何先生之所遇兮家既落而彌休華堂兮渠渠肴苾芬兮酒柔靈歸來兮少留與蘭鞠兮春秋

臨江路高平橋碑記

出清江北郭為洪瑞驛塗自寳慶院之前達於山下卑下沮洳歲苦水患水縣西南發源西南高而東北下水

常聚東北又江水自東北逆流入西南每春夏積雨莽為一壑者幾三十里小舟日涉不能數四舟至爭者指可掬汎汎其逝者歲相屬清江薪米仰北道久雨且病涉往來胥咨非獨不便馳驛而已也地故有木橋水漲橋輒去水退復修水不已修者且倦河東李侯某以集賢學士來守邦凡可以便民者無不為慨然念斯橋之不修溺者之可痛乃率其僚寀躬自勸相作為石橋又築其路高丈餘長十里以便往來橋故名高橋侯更名

高平橋侯之言曰涉險之道不高不可高而不平亦不可高故遠害平故無危吾於名橋見侯之為政矣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而不知徒杠之為便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又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橋不可不平政尤不可不平也橋高而不平人溺政高而不平其溺人也滋甚高而能平侯其知為政者歟士大夫視官如驛誰能為斯民久遠計其皇皇為久遠計者不過厚積多藏以遺所不知何人李侯居官所以為民者如為

其子孫自他人視之一何自苦如此是橋之作水由大江入者有長堤以捍之由西南來者開數竇以疏之大為民便抑橋之與堤歳與水鬬一鬬則一敝隨時修築在我後之人後之人未必無如李侯之用心者是役也為工若干費木石若干董其役者彭某錢某余既記其事復采民語系之以詩詩曰彼蒙者山自天出泉百二十里合於大川茫茫高橋橋高地下自東徂北為水所舍使臣縶馬恐悚愆期行人倚擔彷徨嗟咨豈惟水濱

魚鼈窟宅濕雲滿城薪蘇道絶李侯李父思溺由己作橋高平實寓政理長堤如龍柳陰如雲相彼柳矣皆侯之勤我思其陰勿折其條於千萬年守侯之橋式歌且舞歌舞舞太平惠我賢侯天子之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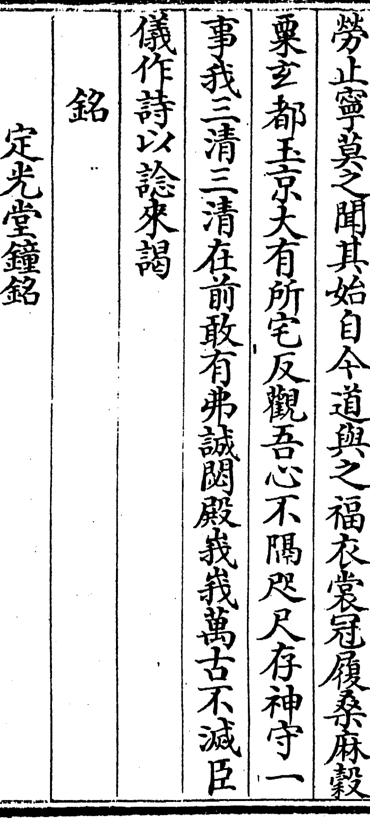
廬陵洞真觀三清殿碑

天人之際難言矣詩書所稱曰天曰帝尤盛若有心知與人相似然儒者因是有形體主宰之論然不敢正言名號之而道書所謂玉清上清太清云者以為出於氣

之所結而又有元始玉宸混元之號混元則嘗生世而人矣元始玉宸亦人也耶道無形也而人之無不在也而宮之道也者其在於有無之間也耶廬陵城南之有洞真觀也道士羅日運實始基於淳熙之甲午而居士劉安邵始建三清殿而像焉又後三十有五年道士周如椿撤瓦新之又四十有八年其徒郭宗仰又新之又十九年癸未之冬宗仰之徒蕭紹宣慨然念正殿之卑隘曰吾棄家為老氏役我則何事琴費藥資捐割靡愛

晝營夜度如急寒飢撤舊為新易甲為峻複殿軒突寶
蓋坡陁棟宇神扶位置天設山靈川后來相厥役睟容
天衣莊嚴洒濯精燭炷爛日月晶明星宿浮動鸞皇垩
磬響透空碧驂朱駕玄揚霓道導羽烟霏霞融冉冉來下
先是道士郭若中周如椿建法輪於殿後歲久内柱且
朽紹宣購材新之至是因其架構聯絡綿亘與殿為一
靚淨玄閟引殿益深殿宇既嚴道氣日泰鐘鼓清新草
木光悅吉蠲祈福四面麇至洞真之建於是為盛始景

定四年冬紹宣建文昌閣於左廡其後十六年建仙珍閣於東又四年建春雷閣於西而其他營葺所以為其徒講道之地者不在是焉紹宣之於道可謂勤矣紹宣數以殿記來請且曰凡吾之為此也四方樂道之士與吾若徒實賛於成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以此知紹宣之能集事也系之以詩曰芸芸萬生誰實生之共惟昊天我覆我私象帝之先生生我者暄春凛秋明晝晦夜吾儕小人飲食作息生於自然莫謝厥德夔夔紹宣曰



道吾職有嚴殿庭敬共朝夕敬共朝夕皇念我人人亦勞止寧莫之聞其始自今道與之福衣裳冠履桑麻穀粟玄都玉京大有所宅反觀吾心不隔咫尺存神守一事我三清三清在前敢有弗誠閟殿峩峩萬古不滅臣儀作詩以諗來謁

銘

定光堂鐘銘

云何成此鐘四大假合故未鑄此鐘前鐘聲竟何在鐘

成未叩擊聲亦於何有鐘有鳴不鳴聞性則常在人人有聞性性復因聞往聞性周法界而我性不動是以無不聞而實無所聞是名為定光亦由是定故我願聞鐘人普得一切度欲證定光佛當作如是觀

贊

歐陽氏藏易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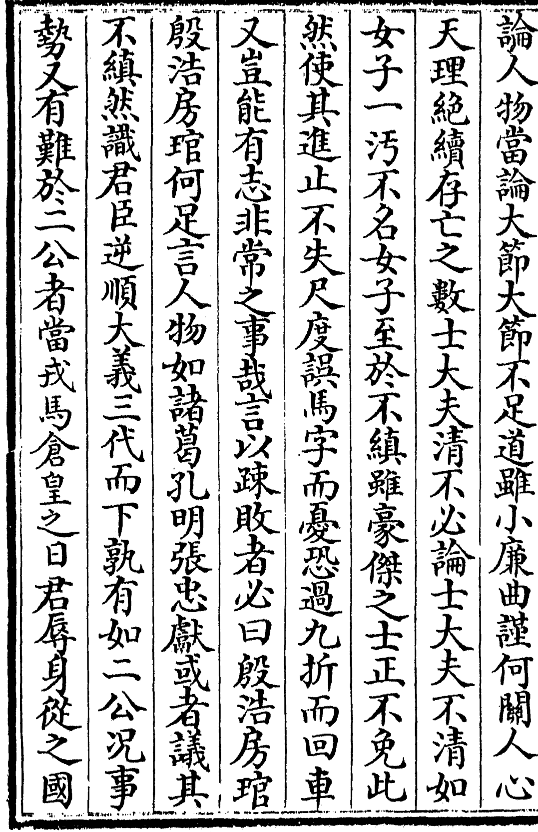
嘗怪秦人焚滅典籍而易獨存或謂以卜筮存非也易之書幽贊於神明意其所在亦必有神明焉扶持之爾

吾鄉前輩學易先生歐陽叔子平生自易外無他嗜好見易輒買之不可買則借本晝夜抄寫不倦亂後其子振祖遷徙無常家具十喪七八獨易無恙吾然後知秦人焚書而易得免者非獨以卜筮故也叔子苦學無成年六十有三以卒生平嗜酒好客寫黃體絕工手抄書雖累數十卷首末一致振祖之子紹楚皆能世其業歐陽氏之易其傳未艾也作歐陽氏藏易贊曰龍馬負圖出於靈河維易之初後聖有作以卜以筮茲易之粗易

之所在有神明焉爲之儲胥羲文周孔三聖人者以附
以疏秦人焚書易獨得免煨燼之餘歐餘山陽曰叔子
父鄉之先儒藏易之多遺其子孫耕穫菑畲昆明墨灰
彌滿六谷此書屹如洛爾後人是振是紹遺而藏諸我
作銘詩以識其藏東序河圖於千萬年若漢儒林歐陽
之書

跋

跋清綠堂記後



論人物當論大節大節不足道雖小廉曲謹何關人心天理絶續存亡之數士大夫清不必論士大夫不清如女子一汚不名女子至於不縝雖豪傑之士正不免此然使其進止不失尺度誤馬字而憂恐過九折而回車又豈能有志非常之事哉言以踈敗者必曰殷浩房琯殷浩房琯何足言人物如諸葛孔明張忠獻或者議其不縝然識君臣逆順大義三代而下孰有如二公況事勢又有難於二公者當戎馬倉皇之日君辱身從之國

亡家從之使東南猶有人而色蒼蒼者猶有以立於萬物之上此其功不在禹周公孔子下謂之無成誰謂其無成而俗人猶好議論不已即如諸君正使真能小廉為清曲謹為縝正堪為時貴人脫靴耳何足道哉夜讀楊秋山清縝堂記不覺慨然

跋劉明叟乾坤清氣圖

劉明叟乾坤清氣圖江湖無此奇也江湖有詩而無迹雲萍有迹而無形是圖乃併其詩其形得之奇哉抑

子閲是圖也如夢有久别而乍見之者如聾子伍舉之忽焉避逅而班荆也有生平欲識其人不可得而得之者如孔程之相遇於途而傾蓋也有其人去我久終此生不可得見而忽然得之者如楚王見優孟作孫叔敖抵掌談笑而以為死者復生也有平生聞其人所為欲唾其面者如段秀實見朱泚不覺奮笏而欲擊也覧其人思其平生數十年之盛衰反覆一舉目得之斯不謂之夢哉不謂之天下之奇觀哉天地大畫圖也造

物大畫工也人之生於此世長短小大好醜不能以槩焉往而非畫乎當其未磨滅之先巧者營力者搏相爭於一圖之上惟恐不足然而百年之後華屋丘山美人黃土向之所遇忽焉陳迹而其人智愚賢不肖樵童牧竪或能言之又有不隨畫而磨滅者嘗寄吾目於百年之外而觀之則有凛然可懼者矣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之觀明叟此圖者指數其人賢不肖不待智者而後能也安得斯人自觀之心如今日觀圖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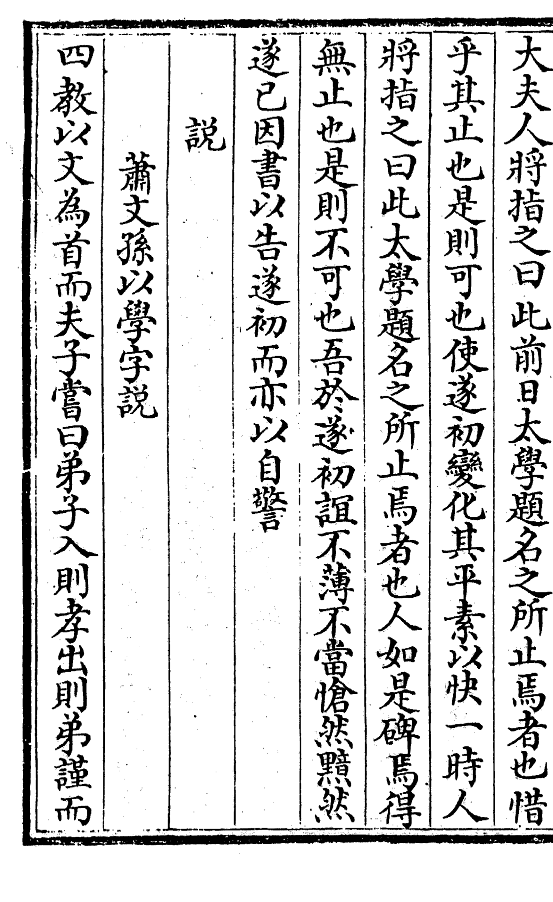
哉

書後

書王遂初太學篤信齋題名碑後

遂初出篤信齋題名示余愴然曰同舍題名乃絶筆於我余亦相對黯然久之遂初自盛年負儁聲獨平生功名崎嶇顛頓類我葢補為成均生五年而後得歸齋歸齋不兩月而國事去蒼黄告假徒步歸歸而浮沉俯仰不可為懷宜君之愴然於此也嘗試有以解之吾鄉英

俊林立如我與君者何限有終身而不得以名是碑者矣則得名於是碑甚幸也名是碑者何啻千百獨君以姓名嚴是碑嚴是碑不幸也然而後之考論太學之興廢者必曰太學題名至某人止彼之千百於其間者或忽焉而忘之此之止焉而可感者未有不為人之所記憶記憶則必傳是君之不幸乃大幸也雖然國破家亡何心至此傳不傳又何足計區區所以為斯言者遂初不可以不甚自重也使遂初今日為隱君子後日為名卿



大夫人將指之曰此前日太學題名之所止焉者也惜乎其止也是則可也使遂初變化其平素以快一時人將指之曰此太學題名之所止焉者也人如是碑焉得無止也是則不可也吾於遂初誼不薄不當愴然黯然遂已因書以告遂初而亦以自警

說

蕭文孫以學字說

四教以文為首而夫子嘗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

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若以行忠信先焉者余嘗疑焉要之教人非文無以寓吾教至論學者之為學必於事親敬長應事接物之間先盡其道而後用力於文乃為知所先後故四教以文為首而學文必行有餘力正不相悖爾文詩書六藝之謂今禮樂射御書數學士大夫有至老不能通其物今世之所謂文直文墨議論而已矣使闊略於夫子所謂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事而遽學於此世亦焉用有文無行之士哉

吾友蕭行夫之子名文孫請字於余余字之曰以學而告以此

彭丙翁名字說

彭丙翁字丙翁問之曰丙翁之幼也祖命之其長叔祖集齋先生命之曰古有子儀字子儀子字丙翁可也余曰集齋非不欲以他字字子也無以字也丙之為言炳也字以避他日之諱丙名而炳字猶之不字也雖丙翁可也雖然子亦知丙之說乎君子小人之分陰陽而已

矣陽者常明而陰者常暗必然之理也韓子言之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天下决無暗昧之君子石勒何人猶能言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此名言也凡人之行事使人皆可知皆可見入而對家人婦子出而對鄉里朋友無詭跡無靦容此君子之行也以至一話一言以至引筆為文亦必光明易直使人讀之而可曉考之而有證者此君子之言也今之君子吾不敢知其行也其見之言語文字間吾有屢讀而不可曉者矣則吾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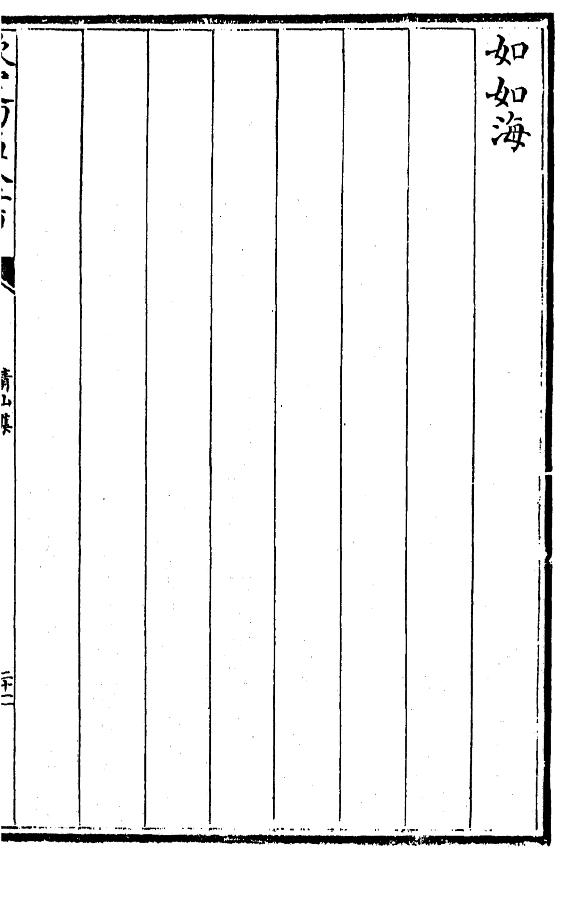
其心術之亦然也文如諸葛孔明字如顔魯公豈不磊落正大可見其心事哉與天地並立而為人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人之道未有不光明正大也惟為鬼為蜮乃不可測知爾丙翁有清才吾所甚愛故為之説期丙翁為君子之歸亦集齋之志也

趙淵如字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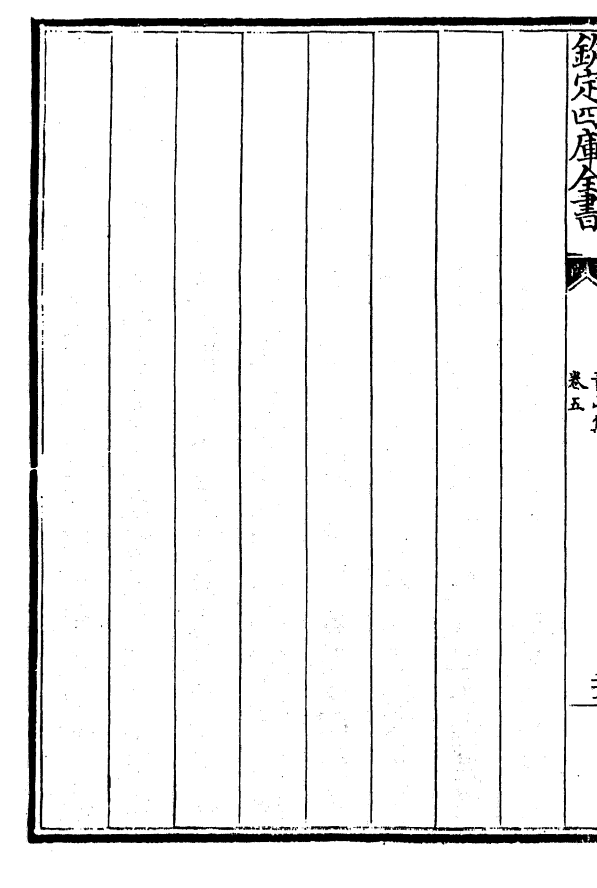
有自崖而返者為我言海蓋昌黎所謂扶胥之口黃木之灣者直未望洋爾自洋以往其大無際其深不可底

旦浴日而出之蛟蜃之氣為樓觀市井人物倏有而忽無珠貝之光騰而上者八萬里歲大旱江河淮濟可揭而涉而海之濔淪滔浮者浩乎如常時蛟龍之為雨者取足焉何其裕也國家往時以科舉收天下士自勝冠以往剽偷緝綴不失韻不觸諱忌即可舉可第高者坐幕府是非可否獄訟小者猶不失參軍尉簿鞭笞天子之吏民循歲月而進幸免官謗即公卿可坐致往往學未及成就其短淺而用之詩書之澤不動盪於天下以

此科舉既罷士無致身之望而其急也滋甚尤可哀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而今之士以其淺焉之積急欲自試於非所當出之時何其不知量也吾友渝川趙玉壺之子名若溥字淵如清俊有文余特愛之使世道不今淵如世其父科不難世道至今而王孫為此淹也余謂自世道言則淵如所遭淵如之不幸自己分内事言則未必非淵如之幸天遺淵如以讀書之閑其或者欲深淵如之積以大淵如淵如之成未可知也淵如勉之予望淵



如如海



青山集卷六

元　趙文　撰

墓誌銘

歐陽材甫墓誌銘

元貞丙申十一月丁酉歐陽材甫卒明年正月余至玉溪往哭之其隷之近於門者哭曰吾失主矣吾無與撫我者矣入其庭其族黨曰居隱死族誰與主公議矣誰與主禮文之會矣其烟戚哭曰吾急難無所與謀矣其

賔友哭相弔者曰無居隱吾輩無與為歡矣吾為之一慟迄既葬其族弟太學進士嘉狀其言行請於文曰吾兄之葬也未有銘先生嘗與吾兄遊知嘉言不欺賜之銘先生猶有知也文不得辭乃摭其實而書之君諱杞居隱其晚年自號也横翠府君寛厚長者然以過懦故侮者狎至門户將落君年稍長奮曰不可以是為親憂遇強暴亡賴者待之不少恕乃稍自立横翠翁每語人曰吾不出山二十年兒力也父没有幼女未嫁君為相

攸卒得所歸後已有二女資送不逮歸妹遠甚曰吾女
何敢與父女比與弟友愛不營私財兒女長食指衆曰
母以是為弟累為人恂恂退遜至見義勇往無所畏族
有孤子憨愚豪奴握其家横甚奴知不為公議所容誘
愚主以庫田歸富豪倚為援族之能言者奴啖以利不
復言君以孤子母白其狀臺郡卒取奴父子與富豪者
奴俱置之法還其舊物富豪不能平數假他事困君君
幾受禍不怨乙亥秋大兵既至鄂湘震鄰境多辟地君

鄉有惡少據白水嶺以禦人君與嘉兄弟謀率丁壯數百往捕之盜驚棄所掠走召其主悉還之初横翠翁有兄弟三極友愛其後分財謾據已分為業不立文約凡質劑以兄弟之長者掌之傳至君掌券者以他人無可憑謀奪君力爭之人謂君何驗曰世守也雖無券祖宗之靈不可欺爭者莫能奪公初與弟分財亦如横翠臨没乃取契券付弟與子分掌之悲夫風俗之壞豈非圯族者為之哉世之執信文書之説以聽訟者亦不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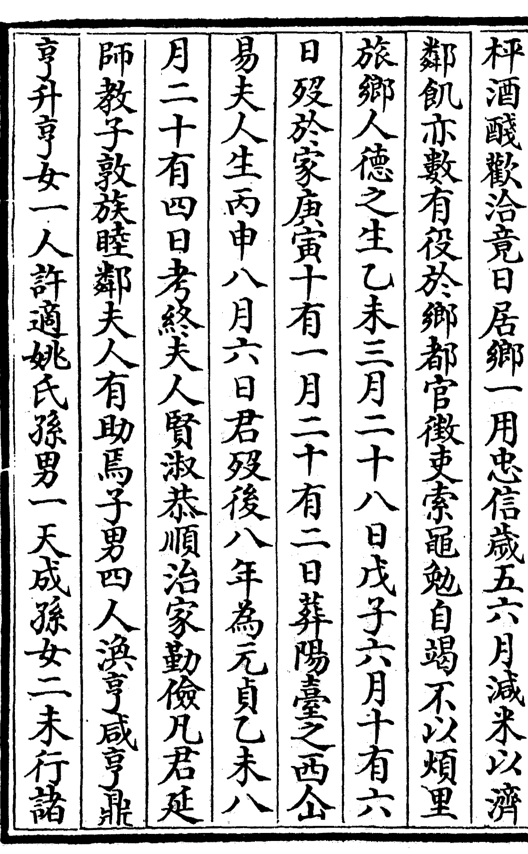
不察也君為人安詳精密好禮文善談謔早以應門不及學然亦通大義論事或援引書傳皆中的至處事暗合古道蓋其天性然玉溪湍流常病涉作橋夏潦輒漂去君出巧思橋得不壞行者賴之其子克承先志亦作橋泉上余名之老人橋云君自寢疾即一一處置家事一日未旦忽起趺坐朗吟四句撫掌一笑視之瞑矣其弟聞哭而來復瞠目曰死生晝夜耳何不達弟欲久如此邪再甦經半日乃寂然而逝君平生未嘗誦釋氏書

臨死乃有老禪一生用工者所不及蓋其為人剛直斬截胷中了無一事故脱洒如此爾生紹定辛卯九月乙未得年六十有六曾祖椿年祖澡父汝諧横碧府君也妣潘氏娶陽氏先二十三年終二子瑛琮女二長適湯先辛次適柳孫男二德元雲孫孫女一以丁酉二月丁酉葬所居鄉嶆下之北原君所自卜也君未沒時僕因穫誤刈畦稻一秉耳畦以君故不敢問君既聞且死屬其子吾嘗誤刈某人禾一秉可斗米償之且謝之酒君

没後旽適至其子如言與米酒而告之旽大慟君不留
一事類此安得不脫洒耶銘曰族之義人鄉之正士墓
有此銘雖死不死

蕭翼父墓誌銘

君諱貽孫字翼父蕭氏世居廬陵膏澤鄉之横溪曾祖
仲信祖廷父父子炎母某氏娶易氏君賦禀粹厚居常
無世俗急急意惟詩書門户是力與松江制幹蕭曾友
善同游京師所交皆一時名人親賓過從談說亹亹棋



枰酒醆歡洽竟日居鄉一用忠信歲五六月減米以濟鄰飢亦數有役於鄉都官徵吏索罷勉自竭不以煩里旅鄉人德之生乙未三月二十八日戊子六月十有六日歿於家庚寅十有一月二十有二日葬陽臺之西公易夫人生丙申八月六日君歿後八年為元貞乙未八月二十有四日考終夫人賢淑恭順治家勤儉凡君延師教子敦族睦鄰夫人有助焉子男四人渙亨咸亨鼎亨升亨女一人許適姚氏孫男一天成孫女二未行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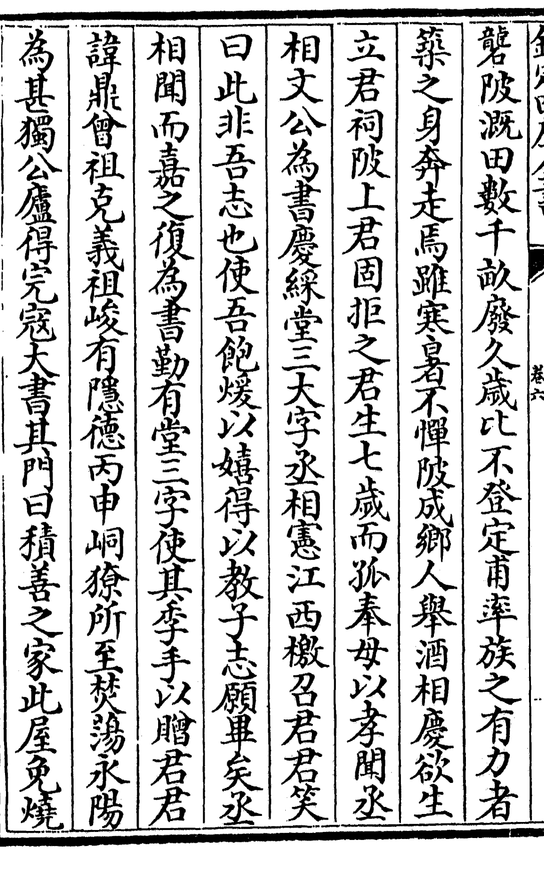
孤以某年月日奉夫人柩葬安塘之原涣亨以書來請曰先君之葬也迫未得乞銘當世大手筆今吾母又棄背又葬先生哀而賜之銘不肖孤死且不朽余惟君夫婦之賢宜享偕老之報而君得年纔五十有四夫人亦不過六十止天之報施善人非邪然既没鄉稱善人子孫葬祭以禮首丘相望宛若舉桉為善之報信不爽矣按後漢梁鴻傳孟光附見焉竊取其義而合銘之曰伯鸞為夫德耀為妻我銘其藏惟德之齊安塘之原陽臺

之西颯颯精靈何必同棲乾亥之山巽巳對之兩丘則同豈伊人為以利後人昌其書詩

胡君墓誌銘

吾銘定甫何以其狀為哉吾與定甫交三十年所見定甫如一日惟恂恂信謹寡言笑無疾詞遽色和易不為崖岸不獨為士者不能不敬愛里中童兒婦女無不稱胡先生定甫低徊往教不倦諸子皆稟承之能世其業儒家儉素固宜而親賓過從歲時聚會亦適情中禮未

嘗刻意治生晚年乃駸駸完美以娛親以畢昏嫁以葺其先人廬服食器用整飭先塋無不修治尚有餘自及其穴而壽考以死而其言行皆可以傳子孫而化鄉里嗟乎為人如定甫可以沒而無憾於地下矣胡故大族定甫斗升其間亦復何有然桑田滄海變化朝暮而定甫食其故書破硯以至今日又非有強力雄辯可禦侮或欺其懦亦自處於懦不校更借是以朂其子於學欺者更為君益定甫力薄而厚於情貌怯而勇於義里有


礱陂溉田數千畝廢久歲比不登定甫率族之有力者
築之身奔走馬蹄寒暑不憚陂成鄉人舉酒相慶欲生
立君祠陂上君固拒之君生七歲而孤奉母以孝聞丞
相文公為書慶綠堂三大字丞相憲江西檄召君君笑
曰此非吾志也使吾飽煖以嬉得以教子志願畢矣丞
相聞而嘉之復為書勤有堂三字使其季手以贈君君
諱鼎曾祖克義祖峻有隱德丙申峒獠所至焚蕩永陽
為甚獨公廬得完寇大書其門曰積善之家此屋免燒

寇去鄉閭視之嗟異父冠英妣某氏娶梁氏子五人居仁居敬居信居明居中仁明先卒敬有文而謹飭似君嘗從吾學女五人長適袁嗣宗次適周崧次適彭修餘逝孫男十孫女十生宋寶慶乙酉十月五日大元元貞乙未四月丙申得疾越七日翛然而逝得年七十有一先是君手卜水南小江楊梅園為異時伉儷同穴之所卓菴名息辛卯梁夫人没葬焉諸孫以八月庚申奉君柩合葬居敬來請銘乃銘之曰豐頰厐眉粹守長身三

十年前潭上故人潭水悠悠變故日新君豈巧歟斯文方春人愛其真天憐其淳生無障面之愧歿無切齒之嗔我銘其藏不愧斯言後千百年為谷為陵有讀吾文尚求其墳

黄雲龍墓誌銘

君義城黄氏諱雲龍字君從取山谷養生四印語號四印翁生嘉定庚辰三歲而孤繼母劉南城大夫諱良之女弟也以君依外氏教養君亦自力於學家事惟二兄相

繼逝君撫其孤室無私財庖無異饌諸姪繼成立乃取
先疇均之使自為業卜築桂川之祖居課督諸子夜分
不寐月書季考青其自試寧不中不求師友潛救為欺
以是諸子皆能為儒按察使行部試士成允居然穎拔明
允仁允亦有名鄉校君既歸舊隱日與同好為樂橘中
梅下頹然天嬉生平不事生業室常罄如然賓舊過從
不見偪仄意或有所求亦無不滿意去見好書雖之絶
亦解衣粥之如不可已者性厚重然義所當為浩然不

誘豪富侵先業衆曰是不可與爭鋒君雍容求直卒得直有犯其高祖塋者鋭身爭之雖繇此為怨家燬其廬不悔噫所謂勇者與君於醫尤妙解施病者藥雖深夜叩門應之不倦為産科書板行四方歲飢問糴者減直以售惟自恨力不裕所及不廣而已聞葛仙翁煉度可生死人歲亦再行之苟可濟物無不為也晚從方外友將入玉笥山學道而已病然猶手集易傳未半筆絕丁亥正月六日殁曾祖安漸祖令猷游楊誠齋謝艮齋門

父平妣劉氏娶李氏繼程又繼劉子男三人惟賢成允
齊賢友賢明允仁允也孫男一孫女二諸孫以至元巳
丑十二月丁酉奉柩葬桂川之西園惟賢來請銘銘曰
幼而孤老而不能期頤忍黙平直埋於斯

吴伯善墓誌銘

吾入閩收弟骨過臨川故人鄧聞詩以其友吴震孫來
見曰此吾州松峯君之子也松峯俠士有義氣喜賓客
尤喜援人於危松峯殁十二年矣今年十二月癸酉乃克

葬其孤將走廬陵乞銘先生而適遇先生此來此松峯平生急義報也敢以狀聞先生銘以勸世之好義者噫嘻此太史公之所為作傳而以為賢於季次原憲者也吾奈何無銘君諱應元字善伯家臨川之大黄橋儀狀甚偉昂然羣從間對客談說古今亹亹不倦事親孝與弟友愛或以急告雖不相識亦鋭身赴之蓋其心自以拯人於急為己快事一日見二士從七八人行甚迅君意其有急使問焉曰楊橋羅氏也為兵驅至此君曰是

北谷先生族也可無拯乎即舍藏之二客獲全北谷進賢有文學政事前輩也月溪陳帥機當輸船鐵及期不能辦且得罪急抵君曰帥機休矣黎明陳復起叩君君曰夜者已戒夫運鐵當已至場所矣留懽飲十日乃去歲歉傾囷以濟乙亥丙子間鄉賴以庇有司知君才俾廵檢白干白干當江浙要道官軍過見君區處得宜皆垂鞭去自他所扶攜依君者數千人君亦自負才氣遇事迎刃解理明氣直無嚴責人性剛不受物觸雖挾氣

力欲相壓一折以理不屈嘗被誣繫獄時樂安有巨猾亦在禁實右誣者猾方擁貲倚勢喻君能遜我能為君中解君大駡唾且言曰我所恃理直若何以罪我世豈盡無天邪爾為惡毒人天且殺爾何暇憂我為君迄得直明年其人果得罪殲焉君少亦習舉子業再試再不利即棄去延師誨子諸子亦自奮有成君雖負才殊無仕進意廉訪秋山余公與君生年月日時同相好甚余公入覲邀君偕行君以詩謝之好賓客江湖過從留數

月待之如始至别則隨輕重為禮人人無不滿意素不喜佛書未死前兩月忽就月屋華長老借經手抄未竟卷送還之曰吾已得大意矣疾亟諸公來問猶整衣斂容起謝客退寂然逝或謂君臨終略無顛倒散亂蓋佛書力是不然天下唯鄙猥齷齪之人而後有所貪戀此顛倒散亂之所由生也若豪傑磊落之士如利刀割斷絲一挨即已何顛倒散亂之有使君兩月前不借佛書臨終萬無顛倒散亂理君既逝鄉里無貴賤小大不逺

百里冒風雪來哭甚哀謂君死鄉有急無可恃也已諸孫既得卜鄉之大原疊山書其墓曰嗚呼延陵松峯之墓余每愛太史公序游俠抑揚開闔理實甚重而班固以為譏固庸人何足語此况君無以武犯禁之過有潔廉退讓之美余既信聞詩言不欺又親與震孫相從知其篤實之士非松峯無此子故為之書曾祖建傑祖榮祖父森妣余氏娶許氏理家勤儉督諸子以學相君四十年故君得以行其志内助力也男六人震孫福孫順

孫良孫斌孫壽孫福前君卒良後君十年卒孫男十二人孫女十人生己丑八月七日沒丁亥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五十有九今年為大德戊戌銘曰培塿之纍纍峯為之宗草木之紛披松矯其龍我銘以傳之何必鼎鐘

南山居士李公墓誌銘

居士諱夢祥字祥夫李氏縣臨川徙豐城初祖處士諱從三子琚琮珝琮贈尚書工部侍郎琚生脩永建寧節

度推官脩永生晃朝散郎袁州軍事推官又三世為居士之曾大父杞杞生光時光時生鼎號適安府君娶饒氏生居士居士髫齓凝重諸舅器之給事中徐公往教饒氏公從之學頴悟忠恕長舅仲龜遂壻之庚申鄉急防扞邑大夫知公長者委重焉公晨夜計畫井里晏如戊午歳饑官命勸分公行之有法活饑者甚衆咸淳薮田躬行阡陌地高下賦輕重悉均人服公歳發廩視鄉直必損三之一以為常雖榖貴數倍亦不二價親戚孤

女嫁之宗族之無後者合祠之僧舍捐租以供香火之
奉一日公出有瞰其廩負米以行者僮見之遽以告公
戒勿言言之彼蒙汚終身我寧避之又問僮負米者往
乎曰往矣乃前公既素寛厚好施晚歳視身外物益無
足吝惜先是鄉人有以田廬質錢者諭使贖去其不能
贖者直舉質劑歸之又散田數百畝以班貧族燕居不
見怠惰之容臧獲不聞呵詈之聲對童稚一揖必敬
平生未嘗作一草字年八十有五猶篝燈看夾注綴小

楷或達旦不寐至元戊子始得末疾明年己丑二月十有二日終易簀精爽不亂生嘉泰甲子十月十日得年八十有六公年七十四時妻饒氏卒子夔孫先公十八年卒女一人適范平之先公二十九年卒孫克家撫州學正女二人長適聶斗元次幼曾孫良翰女二人克家將以某年月日奉柩葬於某原余與克家定交臨川之墨池謙厚樂易真肖公者大德庚子余自廬陵來克家以居士墓銘屬余余既敬受其狀以居士平生諏於是

鄉之善士言居士賢德者人人同又叩公遺事則曰我
能知公寛厚長者而已嗟夫是所以為李公也歟今人
有一小善一日而震鄉里居士既不好名而忠信篤敬
皆其庸言庸行其減直以糶自鄉人視之亦居士家每
歲常事無可驚可喜宜其莫之能言也歟余升南山堂
見其端直軒豁已知公心事是鄉士多朴茂鄉學詵詵
孰非公遺教餘澤所謂目擊而道存矣乃拜手而銘之
曰我遊南山忠厚之門溫其德人如春無痕桃李自花

竟不能言雖不能言而我思存春容渾龐復於茲原以
固以安福其後昆後來者誰下馬山樊讀我銘詩尊是
達尊

胡季從墓誌銘

吾猶及識胡觀洲先生長身美髯有文學實為丞相信
國文公師先生讀書刻苦竟不一舉於鄉以死得年才
六十王考諱廷直字信之學者稱東軒先生出其門者
皆為一時聞人秀峯其穎拔者文公早從觀洲游所詣

已超越其後秀峯又以所得於東軒者授之觀洲諱鑑
字季從廬陵人生庚辰歿壬午以其年十一月葬所居
里太霄觀右死不時葬有闕越十有四年為元貞元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改葬吉水長橋茶焙炕之原從遠祖
妣黃夫人之兆東軒初葬茶焙炕葬三十八年亦改葬
從曾祖三承事祖妣顔夫人之兆改葬之日如觀洲其
墓在觀洲左觀洲娶劉氏有子二人祖范臣清臣清為
道士女三人孫男三人景蘇景黃左生二先生之改葬

也景蘇以父命奔走焉景蘇有文而知義挾冊往教非有餘者至盡解衣衾以葬得寒疾幾死又將畢力改葬其幾世祖主簿公嗚呼可以為人孫矣既葬來乞銘銘曰後千百年樵童牧豎躑躅而歌其原過者尚知其為宋伯夷之師之墳也

梅峯居士揭公墓誌銘

揭氏漢功臣安道侯定之後侯始為南海揭陽令以邑氏揭陽子孫或姓揭氏唐末有諱經者為袁州刺史五

季之亂祖稹繇盱徙居豐城之揭源有以字行曰伯徹
者博覽强記時號揭書厨詼諧倜儻東坡嘗稱之曰上
方李太白不足下比淳于髡有餘初郢州教授諱商霖
潛心易學紹興辛未以易魁南省揭氏易自郢州始公
諱高字汝祥曾祖諱尚賢祖諱謙迪功郎衡州司户叅
軍父諱進夫妣孫氏公少刻意於學求師取友率數百
里外連中解試亞選試成均輒報罷公奮曰我獨不能
如郢州公舍賦而易乎更學易試鄉校輒中癸酉以登

仕試江西漕不利而科舉亦已矣革命初所在不靖一夕有寇數百縱火以刼舉室倉皇伏莽寇去公歸省其家卒遇其徒止焉魁曰此善人勿害得免公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幾死愧易此言明日即移家出豐城至元丁亥又徙豫章城即城中之杏花村作樓數間焚香讀易飲酒賦詩若將與世相忘己丑四月四日得疾即曰人生七十稱古稀吾已過之吾歸何憾戒二子曰和順鏖門毋求利達言訖而逝為人長厚畏謹事親睦族

待師交友必盡其分歲饑發廩賙及鄰郡居鄉凡事自處於弱不與人為爭而人亦莫與之爭者獨讀書教子二事不遜他人二子長皆使遠出求師二子亦自奮學成雖科廢無以自見至今門户屹然詩書力也生嘉定乙卯三月十日得年七十有一娶孫氏子二人津龍以直孫男五人正孫獻時益祖生斗牛孫女三長適朝列大夫同邑范震次許適廬陵文某故丞相信公之猶子幼昏同里聶氏曾孫女一某年月日津龍奉柩窆於某

原來請銘曰津龍之母葬吾門公天慵熊先生腸之銘若先君子又得先生銘是吾母吾父俱不朽而津龍兄弟免於罪也文辭不獲乃敬銘之曰八十六其父八十八其母八十一其婦而公獨也否名莫榮於善人年莫長於有後我作銘詩刻示永久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

李濟可墓誌銘

自深方來言好客者必曰李濟可吾過深方濟可時已得目病杖而見我出酒酌我惟余之不小留再約為恨

予退私於諸君曰濟可歲入幾何曰百許石耳余驚曰是何以奉客曰濟可遇客食云則食酒云則酒不足則解衣易之浩歌大笑不復作來日計客留或歲餘不厭也予曰濟可誠不厭亦良苦矣曰濟可無苦濟可樂也其無客濟可苦也今世萬石君聞客過門縮首窺屏若婦兒然且顧且却審量再三乃敢出出而一飯已有德色久留再至則轑釜繼之矣濟可貧而好客難也能使客不知濟可貧而安於留又難也濟可為人慷慨力義

事關宗族鄉閭浩然以為己任世移慝作帥鄉人出力自保鄉賴以安尤喜為厚德事有聚衆欲燬君廬以亂君聞備之寇不能害然遇君僮奴輒縛責之無何官兵來討請君招諭君固辭不獲人謂君可以報所嘗毒君者矣君曰招諭吾職也勸其人自新為之首於官其人獲免踵門泣曰我實害公公更生我繪君像祀焉平居手不釋卷老病猶日課一詩歲乙酉年五十五十二月八日没於家諱元興永新人曾祖某父某妣某氏配賀

氏先卒子四人參甲壬癸女二人皆有行孫三人某年
月日葬君某鄉參來請銘泣而言曰先君子得識先生
籍是求一言以葬是先子不死而參死不憾也文既不
得辭乃銘之曰厚於義宜薄於富虧其明不益其壽命
耶數耶曷窺其賫往安斯丘尚裕爾後

亡室胡氏墓誌銘

夫人胡氏諱懿恭年二十歸於我又二年癸亥太夫人
病殆甚諄諄唯衣服是問夫人泣曰毋未有衣我幸有

嫁衣一篋請悉以斂母即取衣一一白之母母連日夜
灼艾臍中無所知然見所舉衣復不忍盡用曰我病久
爾衣食費且盡留此時可易一食賴天之靈母得復生
明年甲子余以宋永名舉於鄉丁卯更名宋吉舉庚午
又更名萬年舉雖屢不第然每舉妯娌皆羨夫人夫人
亦甚自慰癸酉余弟宗彊舉甲戌余以弟入京試禮部
三月三日禮部牓出余弟奏名同日余以京庠補太學
生其冬江上急兄弟歸拜二親自後則無非亂離憂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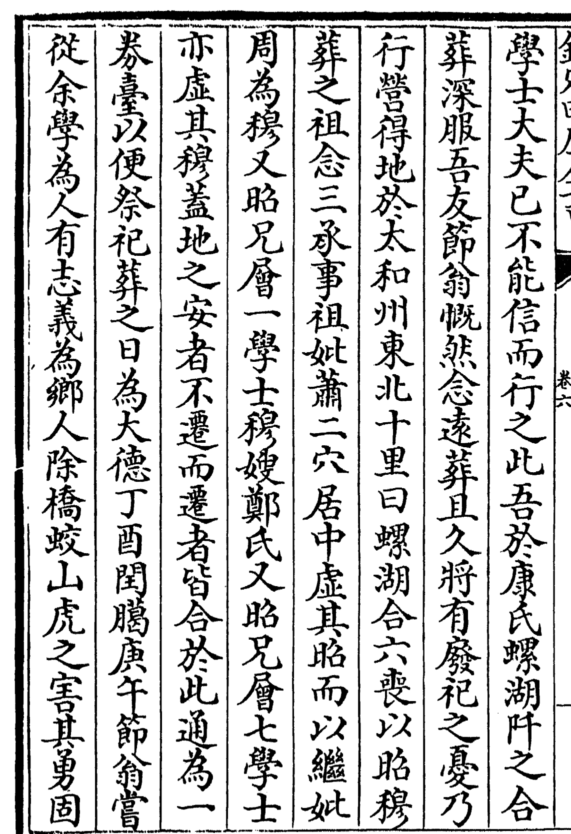
之日矣丙子遭母喪後余弟死閏庚辰重遭先君喪夫人食貧辟纑織布以衣以食遇乏絶彊無為有不使余知待下有恩撫諸子如一為余妻三十八年未嘗見其一言一行之過故雖其平時多病余亦直信天理謂君寬慈靜黙宜壽恩勤鬻子宜有末福庶幾婚嫁粗畢得一日之安閑以償其艱勤而不謂止此也父舜舉母劉氏生辛丑九月二十三日歿丁酉十一月二日得年五十七閏十二月庚申葬趙山先曾祖曾祖母合葬墓後

辛戌山向乙辰男八人重厚平復初剛直淳深剛為吾弟韶州仁化簿尉後重後夫人沒之二十三日而卒女五人長適劉元孫餘未行孫男六立元立義立誠立禮立心立極孫女四銘曰蘭之方春揚揚其輝時也奈何隨秋草萎雙雙者鶼鶼其孫飛百歲之後與子同歸

康氏螺湖阡合葬墓誌

風水之說不知起何時或曰十三卦之制作棺槨葬埋取諸大過大過巽風下兑澤上風水之說或始此其然

豈其然乎地以無風無水為吉而世之言地者曰風水
舛盖甚矣聖經雖曰卜宅兆而安厝之說不過相其土
地之高燥草木之茂盛且辟五患而已自俗師之說興
拘忌多妄想廣始有親死久而不得葬者夫以葬親為
富貴之資悖義已甚其逆天理壞心術尤莫甚於公位
之說幸而得地盡合其說又或在數百里外已則欲富
貴而以親之遺骸遠竄廣莫之野傳之數世祭享不及
遂忘其處哀哉先儒著論闢世俗之說理非不明然自



學士大夫已不能信而行之此吾於康氏螺湖阡之合葬深服吾友節翁慨然念遠葬且久將有廢祀之憂乃行營得地於太和州東北十里曰螺湖合六喪以昭穆葬之祖念三承事祖妣蕭二穴居中虛其昭而以繼妣周為穆又昭兄晉一學士穆嫂鄭氏又昭兄晉七學士亦虛其穆蓋地之安者不遷而遷者皆合於此通為一券臺以便祭祀葬之日為大德丁酉閏臘庚午節翁嘗從余學為人有志義為鄉人除橋蛟山虎之害其勇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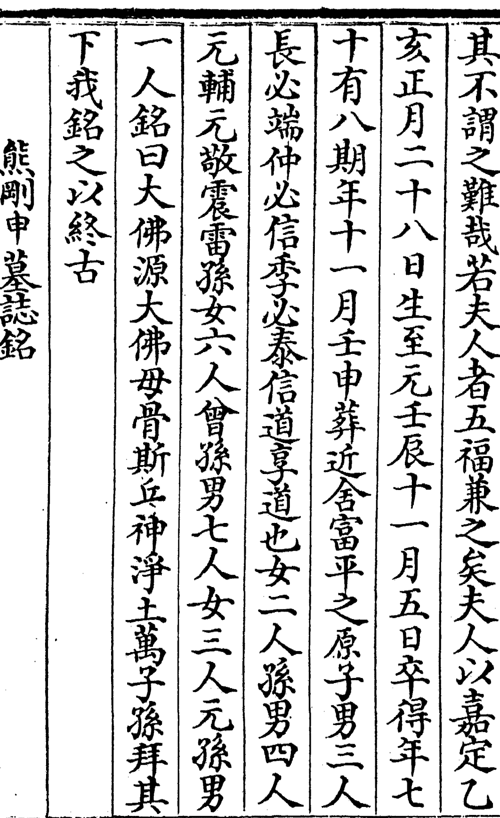
宜然節翁豈獨勇而已不惑知也親親仁也一舉而三德近焉余旣書其事為世之葬法復為之銘曰是惟康氏螺湖之墳尚利其子孫以式其鄉人

陳夫人墓誌銘

自吾與信道為婚姻升堂拜其母信道母吾母同生乙亥吾每見信道母未嘗不心念吾母以悲也去年冬信道喪母正月上日余往哭之如吾母初亡信道書來告葬期屬吾銘噫嘻吾尚忍銘此母也夫夫人陳氏世為

吉永新登豐鄉開耀里人嫁為同里劉子直妻子直貿
直君子夫人儉勤相之起家用裕子直既逝夫人經紀
其家如子直存時世變來先廬燬生理盡夫人隨其子
辟地無寧居迨能以其家存己卯長子死信道享道與
其孫姪鼎足而居為備患計子孫爭迎取養夫人年幾
八十竹車往來二子一孫間隨意所適其不得迎養則
時節效奇獻甘夫人所至弄孫自適益清健如四五十
者青燈績麻一昔不廢或笑之曰毋豈不足於輕暖耶

曰我性不能懶爾見貧者惻然念之食必分焉僮奴有過細語切訓如其子孫見人忿爭教以孝悌徽言懿字見者生喜沒之日一鄉嗟悼垂淚屠酤廢業者旬日既未即得卜柩蔽於家猝有盜過門子孫憂懼盜竟不入人以為夫人慈善之報余惟洪範五福以考終命為福之終而貴不與焉異時是邑大家命婦閨閣之奉有百倍於夫人者矣而不得三寸之桐一抔之土者何限求其子孫稍自立於此世緦麻百夫簫鼓載道言歸樂丘



其不謂之難哉若夫人者五福兼之矣夫人以嘉定乙亥正月二十八日生至元壬辰十一月五日卒得年七十有八期年十一月壬申葬近舍富平之原子男三人長必端仲必信季必泰信道享道也女二人孫男四人元輔元敬震雷孫女六人曾孫男七人女三人元孫男一人銘曰大佛源大佛母骨斯兵神淨土萬子孫拜其下我銘之以終古

熊剛申墓誌銘

公諱昇字剛申熊氏富州廣豐鄉璀上里人曾大父諱
伯成大父諱必先父諱傑母鍾氏本生父諱櫆母佘氏
年三歲以祖父母命為叔父後公生有異禀早歲與兄
炎共學濬發穎脫見稱二難甲子鄉舉考官得其文欣
賞擬解前名矣以策觸時忌置乙榜前列師論嗟惜丁
卯伯仲偕舉潛藩恩試上春官報罷歸益自奮甲戌伯
氏由江西混補升學捷書至喜如已得曰吾年尚可為
也而科舉畢矣然猶篤意教子所聘必明師堯峯陳先

生煥明經士公雅敬之時鄉里流離轉徙公為堯峯作室與相依曰科舉已矣勉為我著書堯峯於六經自為傳數萬言公發之也丙戌與堯峯倡詩會歲時會龍澤徐孺子論書處一會至二百人衣冠甚盛觴詠率數日乃罷飲食費皆我乎出隣郡聞之爭求其韻賡和願入社其風流傾動一時如此家居賓客往來無虛日酬應靡倦來者相從棋枰詩卷常食輒數十人付萬事談笑間而事無不理雖排難解紛亦但談笑了之蓋公為人

慷慨有氣遇事果決公正性輕財重義朋友貧而死者
親為之斂葬無居者為之築寒者解衣衣之然皆無德
色歉然愧不能為朋友地有急難奮然往救雖重費不
辭嫁孤女之不能自存者諸公貴人仕於其鄉知公忠
信皆爭取下獄有疑多所請教公緣是直冤者生死者
甚衆然未嘗因以為利其游諸公間視如海漚以故遠
近無不信服母鍾夫人妻余夫人之喪弔者塞門候三
日不得修辦香敬其葬余夫人也送者數千人公事親

盡道於兄弟極友愛壬辰春寇猝瞰堂與父尚在臥寇執拘以行且欲殺莫敢前公曰豈有父在難而子不救者乎即鋭身直前為寇言爾輩不過欲財爾吾財在此爾復何須陳詞壯義寇亦為動臧獲之被俘者皆得從其主俱歸以公之才使屑意仕宦何官不可為顧易世來雅無宦情至元十八年江西省檄長瑞州西澗書院以重闈高年伯氏遠宦不果就翰林學士肯堂王公來江西定廣選始至問公姓名竟莫省所從來王又托公

族士朋來邀致公報書言當此時雖有蒲輪束帛之召
吾不能就也伯氏之在廣東也毋夫人常以瘴鄉為戚
公詣省求差委出嶺留旅邸兩月餘忽得渴疾歸益劇
竟卒元貞乙未閏四月十六日也後一日本生母余夫
人沒嗟夫人生之痛有痛於此者哉子五人曰坦曰琦
曰雲曰志曰亮琦為族人清甫後志養於伯氏更名垣
隨宦南方死伯氏不忘初志復子亮吾覩此世昆弟之
際孰如君家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矣公沒子俱幼賴

老父經紀家事日益長裕伯氏匡公門户如公之存諸子亦皆成立又三年而公父没娶余氏友松先生之子友松居家授徒甚盛公早歲受業友松奇之以女妻焉先公七年卒女二長適黄膺次適鄒公遂鄒早失怙蕩甚生計為空或欲寒盟公不可納鄒於家檢約如子鄒亦感激成人盡復舊業孫女二大德己亥十二月辛酉坦等奉公柩葬所居鄉禮原之高科山某於公伯氏提舉公同舍生也提舉公使坦來請銘某既托舍家又愛

坦修謹而有文必能大公門户者乃敬諾而銘之曰悲哉乎剛申為母子五十一年而不能一日命也奈何吾將疇詰歸安斯藏子孫其吉

蕭笠山墓誌銘

元貞二年十二月庚子笠山蕭申禄自翁卒其月庚申葬宜春縣東之良陂別駕山陰孫侯直淳表其墓曰詩人蕭笠山之墓廬陵趙彣為文列其墓上嗚呼後百千年不知何人登斯丘而讀斯文者笠山庶幾不死也笠

山世臨江新喻人父瑩遷于吉君復居新喻徙居袁新喻故袁縣也袁自鄭谷有詩名其後王轂以玉樹曲傳近年與余為詩友者玉田蕭匯皆宗唐而君獨好怪澀帝賓來諸篇至讀之不可句而得意處乃不可及歲晚余登化成巖詩和者盈軸君再和一時吟人皆立其下風然以其怪澀也好君者甚少君方卓然自信所作幾千首名常橐君衣食之不暇問惟刻常橐是急得錢即送刻工家漆漆惟恐不得後世名以死者余甚哀之今

年春余再過孫侯侯悵然語我笠山死矣死前四日二
詩自挽且寄諸友語皆曠遠清脫視平時所作居然自
在蓋不暇於作為乃更工耳娶劉繼李繼湯子一人開
孫孫男女各二君未死前一日忽賦霜天江閣若至無
謂者其葬良陂也江山景物一與詩語合亦異矣君之
生也有文在手曰申故以申名竟生丙申死丙申先是
兄辛手文曰辛亦生辛酉死辛酉云銘曰悲哉乎笠山
君以為常人以為澀何寒飢之不遑而詩是急良陂之

丘有表獨立千年之後狐嘷兎泣知君詩者尚其來葺

熊仁山公及夫人余氏墓誌銘

熊氏楚鬻熊後自晉中丞遠始居豫章其後或徙居豐城之廣豐鄉自孥岡析居瓘上分派南岡昭屈景相望益蕃而居瓘上者九世至元極元極生伯成伯成生必先必先生櫄字季榮是為吾循理同舍炎之父曰仁山公公夫人余氏正信鄉銅湖里人世業儒禮漸義摩女德多淑太夫人柔質順道為族賢母年九十八而終公

甫數歲游鄉校博士試以華月照方池詩有四面碧琉璃之句一座竒賞公夫人佘氏諱慧英太夫人姪也曾祖俊祖天與父溢夫人以姪從姑時曾祖父母祖父母皆高年夫人養四親孝處妯娌睦慈幼惠下一以姑夫人為師公早自樹立應酬多端夫人雞鳴盥縰課僮媵耕織時果蔬宿酒饌以待賓客晚則服勤女紅内外畢舉家益用裕公既累舉場屋不利慨然即以功名事付兒輩築精舍聘碩師課二子炎昇學夫人相其内待師

盡禮二子長受業四方歸必問所業游必察所與見二子所業寖長眉有喜色二子連科亞選試橋門又偕中潛藩恩試偕試禮部鄉人榮之甲戌炎縣江西混試補成均生伉儷方以辛勤教子小驗胥慶時孫埴適生埴尚書省雷公之甥也明年乙亥四月六日公遽以疾終得年僅六十止未没前二日周覽園池若將與松菊别者屬纊無他語獨以不得終養阿嬰為恨蓋時太夫人年八十有八矣嗟夫天與忠厚之報教子之驗僅如此

哉公慈孝友愛根於天性而慷慨急義明敏善斷姻族有急赴救如不及里有爭據理剖析皆退聽無異辭賓朋滿座款酬靡倦捐費築陂減直發廩為善唯恐不足沒之日聚而哭者日百十人夫人居常躬服儉約至閨姻黨之困則推助唯恐後以故克成公志公沒後夫人事太夫人又十年而太夫人卒炎既終喪自期耕綿上以奉敔水夫人勉之仕會臺省檄炎分教靖安繼攝邑令又教瑞州書滿蒙恩再任自至元庚辰逮辛卯夫人

安輿往來迎養凡十二年所至邦侯僚友敬聞高年皆請升堂納拜歲時奉觴上壽夫人夙閑禮度退莫不嘖嘖稱賢母至慕其家法願約婚諸孫故居瓘山丙戌買宅州城夫人留家督視完葺一歲間瓦甓塗墍煥然一新花果竹樹種植皆有法度是不謂之才婦人哉壬辰春炎蒙恩得將仕郎廣東儒學副提舉以荒徼暑濕難於將母簡書有嚴進退跋疐夫人愀然曰兒奈何以私計妨公事炎既抵職日費皆取給於家夫人自料理封

識書問必以毋侈用毋苟取為戒炎不敢違元貞乙未閏四月十有七日夫人以疾終於家得年七十有五上距公之沒二十年公生嘉定丙子閏七月十有六日夫人生嘉定辛巳正月十有八日初雷公將漕七閩辟公建寧府建陽尉又徵入幕皆不果就炎既升學故事升太學者祖父母父母錫初秩時太夫人與公夫婦例得恩命將下而時事異矣子二人炎昇也昇為公弟傑後孫男二埴垣垣昇之第四子炎以昇多子為子養垣隨

官南方得疾死炎歸復以昇第五子亮為子孫女二長適同里涂震次許適廣南梁京孫未行卒炎念與梁父疇昔同官約婚不忍絶以親戚黄氏之孫女壻之嫁如已女其友愛篤義如此公夫婦之教也曾孫女三炎自聞余夫人訃歸又被命同知英德州事陳情所司乞終襄事三請乃獲命先是公豪葬故里西園至是為大德元年丁酉閏十二月庚申遷奉大順鄉黄金橋留科山而余夫人亦以是日窆𡊮岡雷塘山相去兩舍而近炎

匍匐六十里負土病憊急遽不能請銘自為誌納諸壙後四年乃以告其同舍生趙某而請銘之某旣炎同舍子親吾親也不得辭乃銘之曰熊氏其有子也齊祿養則否合銘以傳之其齊者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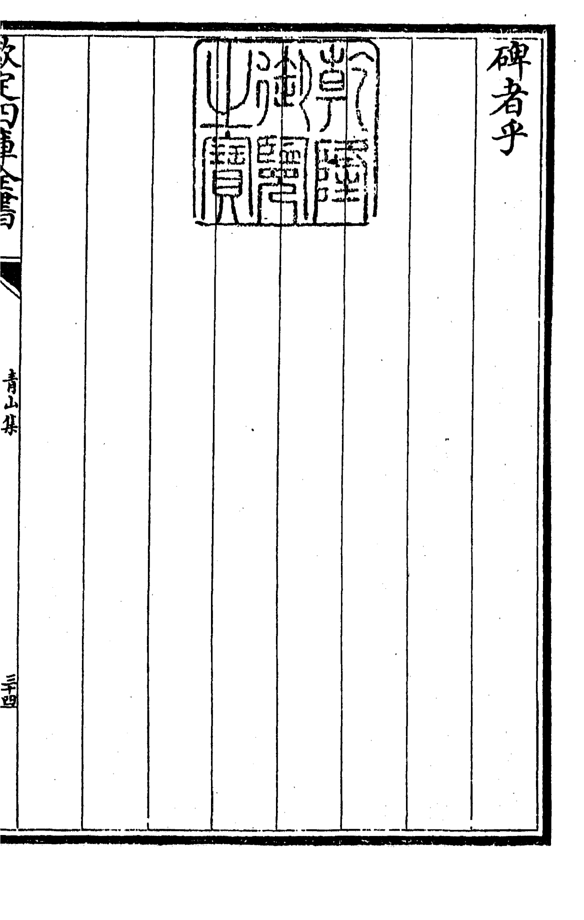
彭紹先墓誌銘

有童子遮吾車拜道左視其謁孤子彭天聲也泣而言曰父死一年葬有日天聲不敢自乞銘先生而屬諸客客再返先生再辭天聲將拜先生於汶請而得拜先生

於此也先生若又辭天聲其不能退矣則又拜又泣予嘉其志且奇是童子也才覯是童其父之教可知已乃敬受其行述次第而書之君諱應先字紹先家安成瀘水之南曰江南曾祖慶雲祖嗣祥父光祖母王氏君堂從兄弟凡四十有八人數世同居其後源遠益分君伯仲三人猶同居共爨孟兄死世事異君與仲氏極力撐拄既仲又死君獨力麐門時萑苻滿目君砥柱中流鄉人倚君以安莫敢胥動有燬其廬君拮据經營不數年

輪奐如昨培花種竹無亂離草草意蓋其才於煩劇處之裕如也襟抱爽朗餐和飲粹人人無不滿意擇師教子期嚮高遇對客談論英發山經水訣靡不研究最愛居之近曰輗江曰吾百歲後復於此也待宗族睦處姻戚誼歲儉罄所有以賑交游有急必為之盡力大書依本分近人情六字為座右箴生宋嘉熙己亥六月十八日没大元大德戊戌九月九日凡四娶初王氏有女一人適王道淵繼趙氏劉氏歐陽氏俱無子以姪孫震亨

為子即天聲也二兄之子少失怙恃君教育之以至成立君沒二姪相君家事如君存時嗟夫豈非為善之報哉君之娶於劉氏歐陽氏也有周氏朱氏之遺孤女君一以已女嫁之適彭廣聲王吉孺其孤以大德三年十一月甲申奉柩厝於輓江之原余惟君數世友愛一宜銘屹立風濤中迄全其家且芘其鄉二宜銘刻其孫童子能請銘乃為之銘曰升其階想其怡怡也入其齋知其厚於師也而況數千百年之過其鄉登其丘而讀其



碑者乎

